



822749

市隱文彙卷八

書方望溪甲辰示道希兄弟後

自世道衰而保姆之教不設閨門之內漸以多故自非詩禮之家姑婦勃谿妯娌詬誶者十室而五六矣况能責其致孝於夫之父母乎方氏之言豈非爲婦者之藥石哉然余以爲婦道之不修爲舅姑者自有禮節以處之而終可相安於無事也惟爲之婦者柔順貞正不幸而遇惡姑容色之所不能承禮法之所不能格凌虐逼

文彙

下卷

一

辱無所不至以余耳目所聞見不可一二數甚者以醜辭誣語相加致不得其死如吾妹之所遭不尤可痛恨哉方妹之受聘於戴也吾母商之於余余不能審思而以其姑與吾母固中表姊妹也遂應之曰可豈料其後之至於此自維薄弱不能白其事於官而論者又以尊卑分定力爲調停不知在一室則爲子婦而在天地則同爲蒼生在 聖朝則同爲赤子我 國家深仁厚澤被及艸木而惡姑者乃敢戕賊天地所生育 聖朝所長養之人而又罪不及於其身嗚呼此佛氏地獄之說

所以歷千八百年而卒無以廢歟吾故因方氏之說推之以告世之爲人姑者焉且以警夫凶悍無禮如戴媪其人者

題杏艇顧翁遺象

杏艇顧翁既卒之明年其長君一山命工撫其遺象朝夕奉祀之既有年矣復屬余題其端余不文其何能言雖然余見今之爲父兄者矣憑藉富貴修齊之不講惟以鄙志陋識自私自利之學術勸導其子弟子弟習於聞見因而踰閑蕩檢敗壞其家聲者不少矣安望其生

文彙

下卷八

二

事死葬之盡禮哉翁之生也名不挂朝籍產不踰中人而家庭之間怡然肅然吾意必有嘉言善行可爲里黨勸者而一山未之言何也一山年方壯卽杜門養親至性有過人者宜其於免喪之後思慕不衰不得已而託諸此也記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一山有焉然要非翁之身化不致此余故樂爲之書以告顧氏世世萬子孫庶幾有所效法而益勉於孝云

書潘孝婦傳後

欽旌孝婦蔣孺人吾友潘君麟生之母也麟生生六月

而孤孺人以一身理家事而奉姑尤謹能得姑歡心家
故貧恆以十指佐甘旨姑患心憐孺人與同卧起者數
年備極勞悴遂得疾姑卒孺人拊枕哀號者七十有五
日竟以毀卒麟生紀其事特詳且乞吳先生嘉淦馮先
生桂芬爲之傳所以不朽孺人者有在又奚藉於余言
顧自先王之道衰而家庭父子之間有不忍言者矣况
婦之於舅姑也但合之以義臨之以分無愆於禮節斯
已耳安有不可解之情而生死以之哉若孺人者蓋不
僅加人一等矣且余考之詩禮如二南所詠內則所訓

文彙

下卷八

三

皆婦道之常而聖人乃著之爲經以教萬世蓋先王之
制禮也但爲中材設而一二奇特之輩激於至性而發
爲過高之行則固先王所不及料而藉是以勵天下之
凡爲婦者不尤可貴哉孺人之卒也麟生方在齠齔及
長乃能訪於宗親使孺人之苦節至行上達朝廷而
誦述於學士大夫之口世世不絕古人有言曰非是母
不生是子吾於麟生見之矣乃承命而書其後如此

吳烈婦傳後

余既書潘孝婦傳後麟生又以所撰吳烈婦事略徵題

余讀之而喟然歎曰嗟乎天之阨烈婦何其甚歟烈婦
姓潘氏麟生之姊幼失怙恃年二十三歸於吳越六年
夫卒烈婦痛不欲生茹荼食苦者十一年庚申之難赴
水死蓋節而繼以烈者也自宋儒有餓死事小失節事
大之語後世化之婦人之從一而終者視爲恆事况烈
婦幼稟母訓熟聞詩禮之教其矢志也固宜迨寇難急
麟生往探烈婦曰未亡人生死早置度外然後知烈婦
之志蓋素定於平時而非世之倉卒引決者所可侔矣
非具過人之識安於義命而惡能斷然蹈之也哉抑余
尤有感焉今夫閭巷匹婦享父母室家子孫之樂者天
固未嘗靳也而獨靳於烈婦豈非命之自天而烈婦有
不能自主歟然而蘇城之陷天初未嘗責烈婦以必死
也而卒能從容畢命不欺其志是則烈婦所自爲政而
亦豈天之所以能主歟余故樂得而書之以見天亦有時
聽命於人焉

書余烈士傳後

豫讓之爲智伯報讐也曰知伯以國士遇我吾故以國
士報之後世盛稱其義而余以爲此特市道交耳奚足

尙哉夫君子之忠於其主非感其區區之恩也分定故耳若必較量所遇之厚薄則忠義之性幾何其不澌滅矣余讀黃君振初所爲祭烈士傳而因之有感焉烈士名文昭字贈雲吳縣人咸豐中嘗襄辦團練事爲人任俠饒膽勇有幽并健兒風粵寇之自金陵東竄也所至莫敢撓其鋒烈士以一介布衣義不與賊俱生城陷猶偕其子率所練勇殊死戰父子畢命彼豈有國士遇之哉而世之享高爵食厚祿者乃反望風退避不聞加遺一矢此又豫讓之罪人也嗚呼君子於是乎賢祭烈士

文彙

下卷八

五

金參軍遺象跋

參軍爲孝章先生之父年不及下壽實志以卒實天啓五年也時逆奄亂政毒流搢紳楊左諸君子卽於是年慘死牢戶蓋至是而明事已不可爲矣參軍抱用世之志而不獲一展其才時爲之也願參軍去今二百五十年而其激昂慷慨抑鬱之志尙令人歎想不置則參軍固不死也金君子春爲參軍後裔持象徵題乃爲書之如此

書徐節母傳後

楓江有節母陸氏年十九歸徐君景章未一載而寡遺腹生子德原時舅姑在堂節母仰事俯育以隻身支吾垂二十餘年而卒德原上其事有司得旌於朝旣屬祖君某爲之傳又廣徵士大夫之能詩文者以彰母節而謬及於余余嘗讀詩之二南見所以稱道婦人者不過端莊仁厚宜家 and 妾媵與服勞動事之常至若守義矢死僅僅見其姜一人豈三代之教反不若今日之盛耶蓋世之衰也風俗壞而彝倫斁天乃使苦節至行萃於一二人之身以扶世立極而其人爲天所命則雖艱苦勞悴極斯世不堪之境而甘之如飴夫固有莫之爲而爲者彼其心豈望有稱道之者哉然而聞其風者往往爲之流連思慕贊歎而不容已此蓋秉彝之所同好亦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也先是道光初楓江袁氏壽階之母韓以苦節邀旌海內以詩文美之者千有餘家世所傳霜哺遺音一書是已乃不數十年而又得德原之母其致詩文之多不知視袁何如而母之名則已與韓籍籍在人口彼與節母相類而泯然無聞於世者何可勝數蓋不得如德原者爲之子也然則德原豈

不亦賢矣乎

書李孝子順福傳後

余讀潘先生順之所爲李孝子傳而不禁有慨於心也夫孝子之服勞奉養知有母而不知有身此猶凡爲人子者可勉而至也顧以妻之不順與姑至欲逐之是非純乎天理而無一毫私暱之累者不能雖講道論學之儒對之有愧而孝子目未覩詩書乃能識輕重知本末如此豈非良知之在人心有無俟講說而明者歟嗚呼若孝子者雖列諸獨行傳可也孝子名順福吳縣光福

里人

跋吹網錄

辭章之與攷據兼擅者鮮 國初除亭林西河竹垞降而辛楣西莊數君子外亦不多見茗生先生詩名久著今又得讀其吹網錄援據詳明辨論精確王孝廉樸臣謂可與十駕齋養新錄並傳洵爲知言至所錄顧氏四書別解亦足補朱子所不逮而孝廉謂其疑誤後學則甚不然朱子集註自謂如秤上稱來增減一字不得然年七十一猶改大學誠意章而卒則其餘容有未及改

文彙

下卷

七

者今必禁好學深思之士不容旁參一議別標一解則未免失之狹隘而亦非朱子所以期望於後之學者也請更質諸先生以爲何如

跋潘麟生所藏葉蒼生先生遺札

此葉先生蒼生與潘君麟生尺牘也先生工詩詞多識吳中掌故爲人高而不亢和不流喜從知名士游晚年尤與麟生善今讀其遺札雖瑣屑語而自覺情意澹洽飲人以和遇所不可則又侃侃然必伸其說不爲詭隨所守可知矣至其論詩謂非但冠蓋氣金銀氣不可

文彙 下卷八

八

有卽道學氣亦不可沾染近人知此者蓋鮮宜麟生之服膺之也昔人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又謂死生不相背惟有任與黎今麟生於先生非僅不肯之而已卽此寸縑尺素亦爲之裝治成冊鄭重藏弄固由先生素行足重而要非麟生之賢詎易得哉同治某年某月某日充樹滋跋

跋寫心詩草

含山張君師筠以所著寫心詩艸屬題余讀之而知其爲有德君子也書曰詩言志志者心之所之也故忠信

之人其辭質廉潔之人其辭峻放誕之人其辭肆忿世
嫉俗之人其辭激蓋言爲心聲自不容掩彼詐僞之徒
雖能飾辭以欺一時久之而眞僞自見終爲君子所絕
而已張君以名諸生橐筆游幕工吟詠爲人和平溫厚
而發之爲詩亦與其人相肖記曰誠於中形於外語曰
有德者必有言余於張君信之矣至其疊韻次韻諸詩
出奇無窮而不見有一毫牽強之跡猶其餘事云爾

跋思齊圖

余與龐君植甫同居年餘不相知也比因目疾輟課時

文彙

下卷

九

時與之茗話然後歎植甫雖年少於余者半顧其性行
風度皆余所不逮余褊急而植甫寬緩余粗率無威儀
而植甫溫文醇雅余意有不可輒形於辭色而植甫絕
不見喜愠其賢也如此荀卿云庸眾駑散劫之以師友
植甫固余之師友也爰倩工貌余植甫之側俾永得親
炙其光儀以作韋弦之佩而庶幾克肖萬一亦見賢思
齊之意云爾

三印艸廬圖跋

摹印肇於符節而盛於秦漢然惟漢壽亭侯一印爲世

寶貴不敢玩視蓋物以人重也元和王君樸臣嘗得文
信國方忠文黃忠端三公印以名其廬繪圖誌之近屬
滋爲之跋滋謂三公忠節炳如日星無俟表彰而顯竊
怪自古忠臣志士身罹阨運斷頭瀝血而不悔者代不
乏人而三公獨能留其手澤於數百年之後歷久不磨
抑獨何歎豈其道德文章俯視一世有非他忠臣志士
所得而侔歟王君績學嗜古忠義性成則三印之爲其
所獲豈偶然哉廬在靈巖之麓爲山水勝處比雖燬於
兵燹而猶得藉三印以名於世則燬而實未嘗燬也是
印所在卽三公靈爽所聚當與漢壽一印並永願王氏
世世萬子孫寶之而已至其印文與得之之由詳王君
自記中圖之者爲毘陵楊君蕉隱

書策報無告論後

近時滬中設有策報內無告論一篇謂天下窮而無告
之民莫若鰥寡孤獨故先王發政施仁必先此四者而
不知更有非鰥非寡非孤非獨無無告之名有無告之
實而其苦十倍於鰥寡孤獨則各業中之失就者是余
讀之而不禁惻然心動也竊不自量欲合天下凡立一

業者無論大小貴賤咸設公所各抽其釐以濟同業中之失就者而不及其他是蓋有四善焉以同業之貨抽同業之釐而不耗私財一善也以同業之人司同業之事而無事繁費二善也取同業之財濟同業之人耳目近而聞見確自無遺濫之虞三善也天下人知習業者之可免失所也苟非下愚不肖莫不相勸而勤其業而游惰之民鮮矣四善也倘能次第舉行不使有一業之缺於以濟王政之窮而登斯民於仁壽何樂如之若更推而及之富貴之家各建義莊置義田以自贍其貧族

文彙

下卷

十一

內外交濟尤爲盡美盡善然此事勢難驟行惟公所之設則在各業中之具有仁心者倡而行之可朝舉而夕底於成焉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吾知後必能一例行之矣

市隱文彙卷九

吳縣亢樹滋鐵卿

書王船山先生通鑿論後

廿六則

田賦之法惟有不分民戶官戶大戶小戶自畊佃畊設爲一定之科不使猾吏豪族高下其手而農已利矣若佃耕之賦倍於自畊水旱則盡蠲自耕之田而佃畊者非極荒不得輒減則除農民之外誰肯受一畝之田以爲終身之累耶船山此論不待有識者而知其謬也

光武雖號中興實同創業理應追帝南頓令以上四親

文彙

下卷九

一

而以長沙王爲始祖高帝爲始祖所自出之帝旣不追帝南頓令自當繼哀平之統豈有廢成帝以下三世之祀而自附於渺不相接之元帝謂非議者之失吾不信也

孔明之治蜀卽子產之治鄭不得以申韓目之且孔明相後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亦豈有康逸其心之思哉船山非知孔明者

關忠武志在一統所以不欲與孫氏連和者恐借孫之力以滅曹而旋攻孫氏爲非義耳故甯獨力討曹曹亡

而孫自折服於我其義勇之氣光明正大之志可與爭
光日月三代以下一人而已無如天不祚漢一戰而蹶
千載爲之飲恨乃船山橫加責備曰貪曰忿甚且曰忌
何其無忌憚如此耶嗚呼酷矣

東晉之所以能粗立國者賴先安定其內而不急爲北
伐之舉耳若不度德量力銳意恢復事雖正而吾恐其
一敗塗地不折入於劉石不止試問是時可當閭外之
寄者誰乎則莫如陶侃祖逖而侃有登天之夢爲上疑
忌逖卒無功厥後桓溫北征雖敗苻萇於藍田驅姚襄
於伊水乃得而復失終致枋頭之敗勞師糜餉百姓嗟
怨後效亦可觀矣蔡謨王羲之是自老成持重之見非
可與南宋之汪黃秦湯同日語者何至謂其得罪名教
耶嗚呼徒激於一時之名義而不顧成敗此書生喜事
之習國家之所以亂亡相屬也

慕容翰沮段氏追慕容皝得免後又說皝滅宇文氏
其所以爲皝謀者至矣而皝卒殺之乃皝無人理而翰
之心豈可逆測其有他哉船山此論過矣

兵莫危於攻堅驅血肉之軀與炮石相抗傷亡必多然

亦有圍城不攻日久怠生而爲敵衝突因成不可撲滅之勢是不特殺我兵且殺我民矣爲將者安可不知士農工商乃天之四民相資以養相恃以生者也使盡率商賈而歸之農不特無田可耕而百物之在天地閒皆廢而不舉矣置天地自然之利而不用盡取給於田畝其誰能行夫商賈之習於夷狄在上者啟之非商賈之罪也使嚴夷夏之防申通商之禁商賈雖姦誰敢干之不此之務而乃痛抑商賈視同異類適足以驅之於夷狄而已

欲民之重農貴粟亦惟輕徭薄賦政簡刑清使之仰事俯育凶歲得免於飢寒而已不此之務而設法以脅之雖聖人不能若度民以收租而不度其田耕地廣者無所取盈棄地者無所蠲減則必保天下之農人入富足世世富足而後可嗚呼是豈能必哉卽以吾吳而論賣田之家何歲蔑有彼豈無故而賣之哉或因水旱或苦租賦或因倉卒之用或因遺貢之積貧富無常若田除而租不除則棄地者代之輸租得地者坐而取盈不平孰甚焉本欲重農以抑兼并而行之過當適驅農以入

於兼并之家而已

汲長孺不拜大將軍特負氣不肯下人耳非可與馮道坐受郭威拜同論也船山不滿於長孺故有意誣抑之然究何損於長孺哉

王淩之欲立楚王彪以討司馬懿也於名義固不正然不謂之忠於國不可船山乃謂其無異於司馬懿豈足以服淩之心哉

劉昶之起兵義也其不能成天也安得以其不成而遂謂非義若惡其奔於拓跋則拓跋之外誰可託足者船山不深察其志而苛議其跡過矣

文彙

下卷九

四

緹縈吉盼之事出於中心之誠固也然安知後世無其人而必執而誅之忠孝一也有殉君之臣卽有殉親之子顧逆料天下後世之爲人子者皆誠於棄其親不誠於救其親而更無緹縈吉盼其人者何其薄待天下後世至此也噫吾不忍聞諸矣

謂王淩諸葛誕之不保其不爲司馬懿此害義之甚者也從此國家有故誰肯奮身犯難以圖全功蓋功成則爲當世所忌不成則身死於難而其心且不能白於後

世而蒙叛逆之惡名惟有束手坐視君父之危亡而已
是奚可哉是奚可哉

爲吏者苟能假德教以化民雖僞奚害蓋僞可行於一
時而不可行於畢世辛公義露坐獄中以聽訟訟者繫
獄則宿廳事不歸寢閣劉曠稱說義理曉諭訟者而不
決其是非雖非正理然較之顛倒曲直任情枉斷或留
獄不結而縱胥役以殃民者不猶愈乎何至謂其廉恥
蕩然也

中書之議已集宰相之審已定勅旨旣下而事體或不

文彙

下卷

五

當於是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此法制之盡善而無
弊者若宰相方審勅旨未下而先爲駁正則所駁者中
書之議而已恐非當時建官之意

孟子曰國君死社稷今之守令古之國君也若寇盜臨
境不責其死守任其逃避則天子誰與其守天下乎夫
竭忠盡節不論官之大小守令可不死則上而監司又
上而督撫俱可不死然則國家有事孰不褰裳去之哉
壞忠義之大防釀姦宄之大惡必自此言始矣

裴冕杜鴻漸等之勸肅宗接位於靈武也乃事理之極

至功在社稷明矣乃必謂其徼擁戴之功志在取卿相
爲名教之罪人然則靈武之舉船山以爲非耶迂已
以令狐峒之欲薄葬代宗爲必誅勿赦則胡亥殫天下
之力以厚葬始皇爲必賞無疑矣是何言歟況是時民
窮財盡尤非秦比而可責其厚乎子游問喪具子曰稱
家之有亡孟子曰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夫懸棺
而封不封不樹世尙有不葬其親者況欲遣車抗木茵
矚明器物物必備空中人之產以供之乎吾恐此言出
而貧賤之士無力營葬暴露其親之屍骨者徧天下皆
是矣君子慎無惑其說以自陷於不孝也

文彙

下卷九

六

唐時學佛者祇以福田利益誘人與吾儒判若黑白僅
可惑鄙夫鄙婦非如後世遯入心性高明之士亦被其
惑也憲宗事佛意在祈福故昌黎直言事佛得禍以破
其惑足矣何暇與之辨及心性耶

裴晉公位兼將相四朝元老負天下之重望顧視君父
之被弑包羞忍恥噤口而不敢誰何責以春秋之義不
謂之黨惡也不可人第見其保有祿位歿齒無患遂以
爲賢無怪乎後之大臣當國家多故而惟徘徊顧望不

肯奮身犯難以幸保其富貴也船山尙論古人多失之刻獨於晉公吾不能不爲之首肯焉

天子絕期絕旁期也若妻與長子之喪天子固未嘗絕也則本生父母之服期又豈有絕之之理船山乃謂使英宗立而後濮王薨不得爲之服則絕其父母矣天子雖尊取人之子以父之可也絕人之父以子之不可也使當立後之日明告爲後者不得服本生父母則非喪心逆理之徒誰忍貪位棄親以覩顏立於民上哉天下重器乃擇喪心逆理之徒而授之幾乎其不大亂也至謂有父在不當貪天位而出繼天子則天子無子親兄弟尙存將不得嗣其子而反授之疏遠之屬乎船山先生何以處此

以東坡之愛慕白傅也并白傅痛詈之敬服温公也并温公極詆之不知船山於東坡何深讐闊恨如此不過因其與伊川不協耳噫亦太甚矣

余讀李忠定公奏議其忠君憂國之心雖千載之下昭然若揭使當日久於相位則整紀綱明賞罰進賢退不肖以及練兵選將守險扼要諸大事可以指揮而定卽

如請置招撫司於河北經制司於河東使之宣諭威德
號召忠義有能全復一州一郡者卽授以節鉞如唐之
方鎮使自爲守以絕其從敵之心此策若行中原必不
終於淪沒彼豈無所把握而徒爲空言以欺其主哉船
山以私意妄加攻擊多見其不知量耳

甚矣船山之苛責岳武穆也夫武穆身居閫寄持公論
交君子屏姦邪禁掠奪慰安百姓修謙讓之節此正武
穆之賢而船山以爲非所宜且武穆之死於賊檜萬世
痛恨今謂卽不遇檜而武穆亦必不免是武穆有取死

文彙

下卷九

八

之道而賊檜殺之當也嗚呼苟非病狂失志何忍出此
言以傷忠臣之心而使後世爲檜者無所忌憚耶夫忠
臣義士遭羅冤禍所賴當世君子爲之剖白其事武穆
身受極冤而船山生於數百年之後乃又文致其罪以
左袒賊檜雖於武穆無所損而千萬世之公是非不幾
由此而亡歟嗚呼吾不知其何心哉

王者之政蕩蕩平平本其大公無我之心而創爲經常
可久之法使天下安生樂業以戴其上如是而已商賈
爲四民之一先王所不廢蓋使之貿通有無買賤賣貴

俾人人仰事俯育養生送死之具無不備也若惡其棄
木逐末欲驅之歸農亦惟輕徭薄賦使力田之利贏於
商賈則商賈自樂趨之而不必在上者有意抑之也且
人性不齊民之秀者爲士矣民之樸者爲農矣其不秀
不樸者爲士則無才爲農則無力非商賈將何營易大
傳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
得其所先王之待商賈如此今乃故抑之使不得安其
生樂其業勢必盡化爲游民而從此衣食路塞盜賊由
之而起乃必然之理也嗚呼好言治而不善爲治適足

以賊民病國爲天下僂而已尙慎旃哉

文臺

下卷九

九

船山先生具過人之才高世之識不幸生當明季知
天下事不可爲而僻處湖湘潛心典籍平生著述數
十種皆足羽翼經傳而讀通鑑論一書尤見知人論
世之學不特文章足法已也凡守身接物處事應變
之方咸各得其序如量之有斗斛衡之有權度萬舉
而萬不失非空言無實者所可同語也至其尙論古
人及爲古人擘畫處尤能詳審精密歸於至當而不
可易視東萊博議胡氏讀史管見等書有過之無不

及也余既擇其論之尤純粹者錄成四冊以備觀覽
而其稍涉偏駁者又爲之辨白如右非敢攻擊先生
也蓋先生此書當與日月並耀而不欲其有纖毫之
晦蝕語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先生此書不下數百
萬言而可議者祇此又奚足爲先生病哉嗚呼先生
往矣豈知二百年之後數千里之外有讀先生之書
而思慕無已者惜不能起先生而一證之也

書宋鑑後二十二則

宋劉誼上書言新法本以爲民祇在下者奉行不善耳

文彙

下卷九

十

爲民有倍稱之息故與之貨錢卽青苗爲民有破產之患

故與之免役爲民無聯屬之任故立爲保伍爲民有積

貨之不售故設爲市易皆良法也滋謂劉誼此言實天

下之公言也當時病新法者不知奉行之不善而顧以

法爲非此所以不能服荆公之心也夫得其人則雖有

病民之法而民自安於法之中不得其人則雖有愛民

之法而民反困於法之外此古今一轍而事勢之無可

如何者也金世宗間蘄平遼三州民乏食命有司發粟

糴之貧不能糴者貸之有司恐貧民不能償止貸有戶

籍者世宗聞之更遣人閱實賑貸以諸臣不糾舉各論
罪夫三州之民乏食金主發粟賑貸此善舉也而任非
其人則乏食之民仍未得食不乏者強貸之粟他日倍
取以償而民感受其困矣故治天下在於得人不得其
人雖有良法美意亦祇爲厲民之具耳善乎漢宣帝曰
與吾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新法之行也苟盡
得良二千石而任之何病之有惜荆公知立法而不知
用人其爲監司者又不知舉奉行不善之有司奏論其
罪致便民之政轉而爲厲民之具雖有劉誼之言卒無
以奪天下眾多之口而使荆公抱不白之冤嗚呼是非
之不明久矣君子讀史至此而不能不有取於誼之斯
言也

宋司農少卿莫濟言於孝宗曰爲治在於得人得人在

於責實今輔相大臣數月已罷

時斥虞允文相張浚

則賢而能者

無以見其長惡而不肖者無以逃其罪孝宗稱善滋謂

孝宗亦中材之主而已觀其斥虞允文相張浚以致喪

師辱國一敗而不可振卒棄唐鄧海泗四郡之地而稱

姪稱名於金其初之決於主戰恃恃其虛憍之氣而初

無必勝之計以執持於其終也善乎王質之言曰陛下
卽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爲之志而心力不堅規模未
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勒
燕然之志或告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陛下卽委然
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可入陛下又蹇
然有割鴻溝之意此疏真深知孝宗之隱而慨切言之
者也古來庸才中主似此者多矣不獨孝宗爲然也然
苟不託國於浚何至是哉高宗嘗謂孝宗曰莫信張浚
虛名則浚之爲人高宗固已知之久矣而孝宗不悟莫
濟以責實告孝宗亦知浚之有名無實而不足以勝將
相之任耳惜乎孝宗善其言而不能用於

明道三年十一月丙寅郊雷雨望祭於齋宮時金使來
賀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七日之內不當用樂議者
慮其生事請權用樂者滋謂宋之不振至於此而已極
矣夫國家之所守者禮而已矣禮也者所以維持紀綱
法度而震服中外統攝上下者也陳俊卿謂金使未嘗
必欲用樂乃望風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敵國
之臣而虧事天之禮他時輕侮何所不至至哉斯言雖

聖人不能易也議者過於畏金而以非禮奉之其爲金使所輕必矣記曰國必自亡也而後人亡之人必自侮也而後人侮之宋之亡於金幸耳後之秉國者慎勿以禮爲虛文而弁髦視之也

金世宗諭宰臣曰聞蔚州采地董役夫數百千人朕所用幾何而擾動如此自今差役凡稱御前者皆須稟奏滋謂自古人君不可有所好一有所好而下之奉其上者必百計采取以悅其意雖禍國病民而不惜金主乃能卹及采簞之役夫其英明仁恕迥出有宋諸君之上

文彙 下卷九

三

而固非孝宗所能企及者也夫孝宗雖有愛民之心而曾無實惠及民軍興之際諸路所加財賦如經總制錢不聞下詔裁減而征求之使出顧自謂未嘗妄用一毫以爲百姓病不知軍帥之侵蝕州縣之剝削冗兵之供給與夫歲幣之獻皆足以銷耗財用而病及百姓以視金主此舉豈不有愧於心哉然則論君德於三代之下若金世宗者其亦惡可多得歟

金世宗謂宰臣曰朕觀在位之臣初入仕時競求聲譽以取爵位亦旣顯達卽狗默苟容爲自全計朕甚不取

滋謂自古國家盛時必有剛直強毅之臣以主持於上如漢之汲長孺唐之魏鄭公是也蓋君明則臣直有相感於無形者及乎衰世則剛毅者退柔佞者升其故皆由上之人予智自雄惡聞己過而人情耽寵希榮自非實心爲國深知事君之義者誰肯昌言於朝以干世主之怒乎近世以科舉取士士大夫之教其子也選時文之塾爛而無所發明者投之成誦於以取青紫通聲氣蠅營狗苟以求媚於世而其他非所知也故容容保位之臣十居八九而蹇蹇匪躬之臣百無一二卽有進言於上者祇取無關痛癢之事勉強塞責而於國家之大利害則一若有所深諱甚忌而不敢明言嗚呼此豈世主之福哉金之末造也其朝臣皆習爲緩語低聲無所可否爲養相體以底於亡而世宗時已肇其端後之爲國者奈何以狗默苟容之人而使之列於朝也

宋孝宗嘗與張栻言難得辦事之臣拭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元子曰善乎栻之言也蓋辦事之臣但顧目前之急圖一時之便而不爲後世計長

久此所以能敗壞天下國家事也曉事之臣所見者遠
所圖者大凡事之有害民生有傷國體者縱能取便一
時而毅然不爲動則天下知朝廷之有人而震懾折服
又安有外侮內訌之紛紛哉

校書郎羅點上封事言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
可否則曰得體與時浮沉則曰有量眾皆默己獨言則
曰沽名眾皆濁己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
大有爲於天下未見其可也滋謂此風亦自上開之也
蓋孝宗與臣下言非自銜卽自負而臣下亦一味順從

文彙

下卷九

五

以求容悅朱子上疏稍激便勃然大怒賴趙雄言之而
止二十餘年惡直醜正養成此風昔衛侯言計非是而
羣臣和之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君所謂君不君
而臣不臣者也同時徐誼亦曰人主曰聖則人臣曰愚
然則欲革此風亦惟令孝宗不自滿假而已

淳熙十四年夏四月蕭燧言人君未嘗不欲去小人然
常爲小人所勝如蕭望之爲恭顯所勝張九齡爲李林
甫所勝裴度爲皇甫鏘所勝滋謂小人之所以勝君子
者非有他也蓋自古無巧言令色之君子亦無嚴氣正

性之小人而人主以萬乘之尊居高臨下未有不視巧言令色爲可親而視嚴氣正性爲可憚者親則引而近之憚則疏而遠之此必然之理也然則君子安得不爲小人所勝哉

金世宗謂侍臣曰昔遼主聞民間乏食謂何不食乾膾蓋幼失師保之訓及卽位遂不知民間疲苦亢子曰晉惠帝聞民間乏食謂何不食肉糜與遼主遙遙相對所謂無獨而有偶也此乃天生下愚渾濁之氣蔽其靈明雖以堯舜爲父孔孟爲師亦末如之何也已又豈師保所能訓導也哉

文襄

下卷九

六

是年六月臣僚言臨安守臣將本府胥吏除合存留外罷逐百餘人更有不曾根括不得姓名人盡行汰斥亦幾二百餘四方郡邑之廣胥徒之冗何可勝計請令提舉存留正額外餘皆罷逐從之亢子曰胥吏奪取民財甚於盜賊必至剝膚椎髓而後已蘇文忠謂縱百萬虎狼於民間而禁其不食人未之有也宋胥吏如此其眾民何以堪然其病在上之人好立條教多設色目使彼得售其姦因而呼朋引類踞爲窟穴以殃及百姓若能

正本清源於上省官省事彼胥吏又何權耶吾知其求去不暇而尙煩罷逐爲哉

孝宗詔皇太子愔參決政事侍讀楊萬里上書太子大抵謂民無二王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又置監國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讒聞之言啓而父子之隙開一履危機悔將何及又引趙武靈王命其少子何魏太武使太子晃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皆及於禍以懼之太子覽之竦然亢子曰萬里之告太子忠則忠矣然似未合於義也蓋父子之間可以情義動而

文彙

下卷九

七

不可以利害言當告之以陛下旣命太子參決政事宜謹守成法一取上旨而後行勿疎於定省勿惑於讒聞勿輕爲移易措置慎之又慎以俟陛下復辟閒隙云云及趙魏等故事可勿言也況孝宗慈愛性成必無他慮何乃動以危言使太子或生疑懼也耶後之不朝重華宮雖由宦寺離閒然安知非萬里之言有以先入其心疑懼而不能釋也嗚呼人臣進說於其主可勿思之又思哉

余端理言謀敵制勝之道在伺其機而圖之古之伺機

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亢子曰端理之言曲盡攻敵之道矣然異日金爲蒙古所攻而宋起兵伐之亦承弊之機也乃金滅而遂及於宋以此知不能自立而昧於天下之大勢雖得其機終亦必亡而已矣況能克敵哉

金尙書省奏鄧州民范三毆殺人當死而親老無侍世宗曰在醜不爭謂之孝孝然後能養范三以一朝之忿忘其身而有事親之心乎可論如法其親官與收養滋謂世宗此詔眞仁至義盡所當百世遵行者也然使人迫范三以死而范禦之遂至殺人則釁不自范始法宜死而情有可原又當別論者也

淳熙二年閏九月辛棄疾旣平茶寇上疏曰比年李金賴文政等相繼竊發至煩大兵翦滅良由州以趣辦財賦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州不敢問縣以並緣科歛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田野之民郡以聚歛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盜賊以剽掠害之民不爲盜去將安之亢子曰棄疾此疏一字一淚讀之而不痛心疾首於貪吏者非

人也然吏之所由貪上實使之朝廷果能節用愛人量入爲出使財用有餘則正賦之外自不致多取於民而聚斂科率之害何自而起孝宗卽位至此十三年內外粗安國用自可撙節乃不聞將軍興之際額外橫征如白着經總制錢毅然裁去猶使諸路進羨餘則其貪欲之心自不能免無怪州縣之殘民以逞也夫民爲邦本而貪吏迫使爲盜縱能翦滅國家之元氣固已傷矣元氣屢傷而能保國祚之永者未之前聞孝宗猶得延及七世幸矣

文彙

下卷九

九

戶部侍郎韓彥古言今日國家大政如兩稅之入民間合輸一石不止兩石一匹不止兩匹自正數之外大率增倍然則是欺而取之也茲謂宋至孝宗而取民無制太祖以來良法美意蕩然無復存者每遇大禮凡所須之物動以千萬計皆取之平民並不支還價值又加以輦運之費民咸嗟怨猶幸祖宗德澤在人得以偷安一隅不然雖有天下安能一朝居之哉

淳熙四年二月臣僚言今日之郡守爲民害者培克慘酷是也賦稅有定制而培克之吏專事聚斂督責峻急

慘酷之吏非理用刑或殘人之肢體或壞人之手足或因微罪而隕其性命或罹非辜而破其家業請詔守臣戒飭亢子曰自古國家亂亡相屬莫不由守令之貪殘枉法民不聊生而能安分守己者未之有也宋之郡守掊克慘酷爲民害如此而不聞言者實指其人殺一以警百僅請詔守臣戒飭彼又何所畏耶嗚呼縱千百虎狼於天下使之食人而在上者深居九重若罔聞知民之生於斯時何不幸也

閤門舍人應材言臺諫之官在於言天下之大利害不

文彙

下卷九

二

在於摭撫細故區區止於言人之短長也大姦大惡固不可不爲天下國家誅之若夫有用之才豈可以細故而輕壞之帝深然之亢子曰北宋時臺諫攻擊宰臣其始一二直臣固由於公忠體國而後遂有不逞之徒或受指使或希進用以私意相攻擊而朝廷之上紛紛多事矣迨賈易輩起而其禍益烈應材之言深得臺諫之體然諸臣細故固不必形之奏牘至於貪酷殃民姦邪妄上之輩雖目前不見爲大利害而終必害家凶國此臺諫之亟當論劾斷不可以其有才而容之也且自古

貪酷姦邪未有無才而能濟者也如王欽若丁謂蔡卞等當其爲守令率能以才自見及後得天下之柄遂恣行其私禍貽家國若而人者豈可因其才之有用而不爲去之哉

高宗旣崩孝宗欲行三年之喪執政近臣皆主易月之議元子曰孝宗欲行三年喪亦禮之常況晉武帝魏孝文已行之於前而臣下務欲易之以月何其不成人之美如是哉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宋之諸臣其亦未免於姑息矣夫

文彙

下卷九

三

金尙書省擬奏阿克爲刺史世宗曰阿克年幼郡守係千里休戚可不擇人而私其親耶若以親親之恩賜與雖厚無損於政使之治郡而非其才一境何賴焉元子曰王者之官人也惟其賢不惟其親蓋使之安百姓而非以之榮一身也故其人而賢不以疎遠而廢其人而不肖不以親故而升苟私其親而人或至玩法病民執之則傷吾仁置之則害吾義勢不兩全世宗前以伊喇延壽污下不使爲合令以阿克年幼不使治郡可謂能官人矣

淳熙六年九月大高明堂復奉太祖配滋謂明堂之祭自當以開國之君配若泥嚴父之文則高宗時當以徽宗爲配豈不褻天而瀆禮乎善乎周益公之言曰前後儒者多因孝經嚴父之說便謂宗祀專以考配不知周公雖攝政而主祭則成王晉紀瞻答秀才策曰周制明堂崇其祖以配上帝故漢武汾上明堂捨文景而遠取高祖尤其明驗此議禮者所當遵而行之者也

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提刑熹入奏事言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自後立

爲比較之說甚至災傷荐至錢米已無所入而經總制錢獨不豁除州縣之煎熬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愁歎何時而少息哉亢子曰朱子是言仁人之言也當時除朱子外未聞有言之於君者也考經總制錢起於陳遵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東陳遵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厯收繫謂之經制錢至翁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取盈焉謂之總制錢歲入一千七百二十五萬緡爲州縣大患初遵之建議也其兄哭於家廟謂

剝民歛怨禍必及子孫後邁守中山一家十七人爲叛將所害果如其兄之言按乾道三年度支趙不敵奏每歲內外支用大概五千五百萬緡有奇而諸路所入別無蠲減拖欠則足以支一歲之用則亦僅五千五百萬緡有奇而五千五百萬緡中經總制錢幾居三之一雖足供一時之乏而歷久不罷民窮財盡識者謂必盡去經總制錢而後天下乃可爲治平乃可望也 本朝顧亭林言宋之亡亡於經總制錢且謂邁上得罪於藝祖太宗下得罪於生民而斷頭決腹一瞑於中山不過匹夫匹婦之爲諒而已焉得齒於忠義哉然則懷利以事其君雖死節如邁猶爲君子所深惡後之爲人臣者奈何更蹈其覆轍而不思所以變計哉

孝宗嘗與朝臣論治天下之道或謂非法制禁令無以治滋竊以爲不然夫治天下之道無他君相端本於上百執事潔已於下使民強不犯弱眾不暴寡政平訟理率天下歸於樸實而已區區法制禁令特餘事爾

市隱文彙卷十

吳縣亢樹滋鐵卿

福建長泰縣典史族叔春森公傳

咸豐三年福建小刀會匪作亂陷長泰縣典史亢公死之巡撫呂公佺孫上其事於朝得旨入祀昭忠祠蔭一子世襲雲騎尉嗚呼國家褒忠之典隆天重地爲吏者宜如何碎首糜軀以死報國而是時賊寇所至州縣吏望風棄城守抱頭鼠竄以免者相隨屬獨公以九品官效死勿去卒以身殉嗚呼奇已公諱家駮字蘭

文彙

下卷十

一

初一字春森吳縣人爲人嚴重不可干以私好讀書尤熟三史及歷朝掌故張公師誠巡撫福建聞其名聘入幕府時林文忠公方爲孝廉亦在幕下頗器重公嘗語人曰亢君骨重神清雙眸炯炯他日當廟食百世也後文忠公開府江蘇歲首必具騶從訪公公報謁外未嘗以私見包君某以里中事求公關說公婉謝之其守正如此道光二十三年以供事補今職蒞任十年佐其縣發姦擿伏一邑稱神亂作公從容呼其二子曰若可懷吾印奉母出避吾義當與城存亡不能顧若等矣冠帶

坐堂皇俟賊入厲聲叱之賊牽其衣公大罵賊怒踣諸地棒刃交下公死罵不絕口時四月十日也

論曰吾往讀王孝廉芑孫文見書其弟巡檢君殉節事肅然起敬不數十年叔父起而繼之何其偉歟然王君之死孝廉既爲之傳又乞言於當代名公卿所以不朽其弟者至矣而叔父雖蒙 贈卹近或不能舉其名氏嗚呼可哀也已乃爲述其梗概以俟當世之秉筆者擇焉

沈韓兩先生傳

文彙下卷十

二

余七歲入塾多經明行修之師而二十年來心口歎頌愈久而愈不能忘者有兩人焉其一曰沈先生輪美諱某歲貢生長身修幹微髭鬚目奕奕有神余從游時先生年已七十矣終日危坐無倦容性慈愛不輕呵叱案頭羅列瓜果糖餌課畢輒分賜羣弟子以爲常夏月披短葛搖蒲扇坐大石上吟唐人出塞詩激昂慷慨聽者如在邊風陣雲間不寒而慄聞爲人說魏晉人故事騰其口而抑揚之形神畢見先生雖天倪甚和而耿介絕俗負氣不可屈嘗就其友飲值貴客在座客初不識先

生見之不爲起先生拂衣而出旣容詢知爲先生再三謝乃已後爲某縣教諭學中傳其逸事皆可風世惜余未聞其詳故莫得而書之然卽此亦足見先生之爲人矣初先生手錄唐宋及國初人詩盈兩篋精楷絕倫卒後閉置室中或有動之者是夜必警響達旦亦一異也嗣君云其一曰韓先生見南諱曜元和庠生父敏以書名家世所稱梅坡先生者也先生性沉靜廣額秀眉衣冠稽如造次必於禮望而知爲德行長者旣棄舉子業益肆力於書其論書專法思翁外若優柔中實剛勁絕無時下傾欵側媚狂怪怒張之態而尤精於結構從學者爭趨之顧先生門牆嚴峻苟非其類恒謝不與通生平長於經濟論古今盛衰治亂原原本本若指之掌尤善剖悉事理纖微曲折悉中窾要余從先生也晚凡先生之嘉言善行不克師其萬一而先生顧推獎之不去口歲丙申余有嶺外之役先生恐其染於淫俗也諄諄告誡且舉其族叔某以爲鑑余寓粵三載無纖毫之染亦先生力也

論曰余受兩先生知頗深竊歎兩先生身沒未久而言

論丰采將就湮滅故敢述其梗概如此然以兩先生之
爲人旣不獲顯於生前而區區身後之名又不可恃則
與世之庸庸者曷以異耶嗚呼是不能不有望於世之
秉筆者矣

陳春榆先生傳

先生姓陳氏名錫字春榆晚自號牽翁吳縣人祖某父
某皆庠生先生少業儒工制藝專法天崇國初每一
藝出必爲同學傳誦然試輒不利先生亦不介意也家
故貧所居室僅能容膝布被一具經書數篋外別無長

文彙

下卷十

四

物性耿介與人不通饋遺人有以寸絲尺縷贈者必謝
絕乃已初先生之姊歸安亭錢氏而寡先生館其家二
十載及姊卒以甥之習於污也辭歸困益甚親故有爲
之勸駕者先生曰丈夫餓死亦命耳何至作乞憐態耶
卒不往夙善小楷嘗手錄蕃錦詞西堂樂府稼堂游記
尊香贅筆等凡十數種名曰續貂齋叢書有好事者願
出重金購之先生笑曰子亦解愛此耶自安亭歸開門
授徒足不踰閩雖遇親舊讌集招之亦不赴惟日飲亡
何而已先生廣頰頰顏白鬚縷縷拳曲簡率無威儀偶

出一言刺譏人必中其隱不顧其人之面赤也外雖恬淡任運中實有不自得者存每當酒酣擊節聲淚俱下有不可一世之概吾嘗歎以先生之才使稍降其氣出而求售於世何遽不遇乃偏傲兀其性情簡畧其意態卒之掩抑以死也固宜而或遂謂世之賢者恒不遇遇者恒不賢其然豈其然歟嗚呼可哀也已

論曰先生與余爲舅甥其叔季咸負余金至數百惟先生一介不取其清節有過人者臨卒前三日親以手錄叢書八鉅冊見貽余留先生飲歡笑竟日越翼日往酬以金而先生已於夜半無疾逝矣年六十有八無子以叔之長子爲嗣

三吳逸客傳

三吳逸客者無名氏無里居塊然與天地爲伍嘗自號逸客云少亦讀書見古人高尚事輒慨然太息欲友其人於千載上遇不平處則拍案大呼目皆盡裂弱冠應童子試不售卽棄去曰世豈無容我身者安事三寸毛雖爲遂行賈於粵謂萬金可立致視錢帛蔑如也久之廢然而返時年已二十餘矣逸客旣屢不得志與世益

格格不入居恒獨處一室環植花藥竹樹左圖右史蕭然自樂嘗題壁曰閉門謝俗子開卷師古入其風節畧可想見性誠樸聞人片善卽僕隸下人終身不敢忘或與意不合雖在尊貴視之若無覩素好書每得佳本必盡日夜覽之得其大意過亦不復省記人或問之曰我非矜博雅者聊以消吾壯志耳其論詩也優李而劣杜論道學也尊濂溪明道而於伊川則苦其峻隘謂去二先生甚遠尤惡世之攻擊陽明者於八家文擬退穎濱南豐而進紫陽同甫於明文則取正學陽明震川江陵

文彙

下卷十

六

四家雖所論未必是而其獨抒己見不隨人好尚類如此尤嗜山水酷愛穹窿鄧尉之勝常欲築室居之忽忽不果值好風日則從小童游歷山野閒攀蘿捫葛必窮其勝晚則栖宿僧寺或經旬忘返嘗謂其友曰大丈夫不能作宰相助天子致唐虞之治則當作富家翁以財濟世若兩不獲遂便當辟穀絕粒從赤松子游耳安能碌碌隨庸眾人浮沉度日耶其自負頗不淺然亦以此見棄於世云

論曰逸客生長市井中碌碌無所成又不善脂韋滑稽

以取容於世其所如輒阻宜也於人乎何尤然逸客雖不得志而能以其暇日游心載籍與古人相晤對樂何如耶嗚呼彼遯世不悔者吾不得而見之矣若逸客者抑亦次也夫

謝君蕙庭傳

吾吳有善人曰謝君蕙庭名元慶先世雄於貲恒好行其德君繼起不懈益勤嘗籍里中貧無告者書其名於冊凡百餘家月給之錢不足則更資於同志終其身如一日道光廿九年吳中大水飢民徧野君乘小舟載錢

文彙

下卷十

七

米往來散給賴以存活者甚眾咸豐三年金陵失守難民蠶至君商於有力者設厰於虎阜悉心留養無侵欺無偏枯時人稱之暇則率其子姓歷行委巷中見難衣食者必爲之指示俾有所警惕其用意深厚如此雅愛臨池未嘗一日廢筆硯晚年好寫蘭石落落有致嘗鑄畫蘭易粟印佩之城陷前一月猶持王良常何義門諸名家真跡裝治成帙余爲之贊歎君卽慨然見贈不少吝初君旣以濟貧爲事同志或不時應輒禱於城隍隨禱隨應君大喜謂爲神助此雖鄰於恠異而自君行之

知其非偶然也其他修橋梁治道路施粥米給醫藥等事他人誇爲義舉者君直行所無事耳以咸豐十年某月日卒於黃垓一子嘉樹

論曰余窮於世久矣士君子好余者無幾而君獨瞻就之聞詣君君必具盛饌款待而君至余常飯以脫粟君亦不以爲異也今君逝而過我者誰歟爰就夙所知者傳之如右不特歎交游之難得而善人云亡不能不爲斯世痛也悲夫

邱瀛仙潤卿合傳

文彙下卷十

八

余友邱君瀛仙名達一字裕卿爲人倜儻不羈善談笑精賞鑑有以贖物求售者入手卽辨性好狹邪游遇富貴子在座必以氣凌之不交一語而富貴子反屈意奉之君亦夷然不屑也咸豐庚申粵寇逼城君恐土匪滋事擬率里中人爲守禦計迄無應者及城陷君偕其弟潤卿赴明倫堂相對益而君爲賊所解脫身至西山依中表徐菊懷以居子燦一身囊無寸蓄君絕不介意談論諧謔自若也偶得堪輿書數冊習之一月爲人相墓談吉凶禍福立驗山中故多富家聞其名爭延致之而

君故高其聲價非多金不赴以是恆足於用酣歌縱飲不異城居時辛酉八月遇疾卒卒之日檢其囊餘三百金云潤卿名承塿元庠生幼不甚敏而其父雄於貲望之頗切因術者言疏所居綠葭里河以通文運君由是發憤力學遂入邑庠爲人媿雅喜交游然不甚別白無賴子利其財誘與狎君墮其術中不悟幾傾其產瀛仙屢戒之君面發赤急起掩其口曰子毋言吾已悔之矣未幾復然瀛仙與余言未嘗不歎惜痛恨也然君雖惑於羣小而侍於長者君子之側則貌必恭言必謹不敢稍失其度人以其稱之粵寇將至親故勸其出走而君誓以身殉城陷投子女於井驅其妻韓赴所居河死而身詣明倫堂伏地自陳曰某雖未食祿無官守於朝然名在弟子員殺身成仁之謂何而敢愛其死乎今日某盡節之秋也遂起自縊嗚呼君文弱書生也平時與人語恂恂謙下若恐傷之而臨難乃能奮不顧身全家畢命人之不可測也如是夫

論曰余年十五六交兩邱君迄今三十餘年矣亂後欲探其音耗忽忽不可得壬戌仲冬遇徐君菊懷於上海

道兩君死事甚詳余爲之歔歔泣下因思交兩君時潤卿僅十齡耳而豈知其後之所立至此雖烈丈夫何以加焉若癡仙於地理之學素未講習乃能以此致多金豈非聰明有絕人者歟

周先生傳

周先生諱寶琪字洪喬吳江縣廩生爲人簡傲高視濶步有行行之氣然見賢於己者則欣然意下與元和張君詠仙盛君石卿爲莫逆交道光癸巳郡中大水巡撫林文忠公檄諸生辦賑務先生與焉事竣不上謁爲文

文彙

下卷十

十

忠所稱歲科試屢列高等於制藝惟推顧公文彬馮公桂芬及朱君掄嘗命余錄其試藝若胡君清綬洪君鼎則置不道也余旣棄舉子業偶學爲古文辭先生見而異之常稱於人一日偕嘉定張茂才某過余命出所著示張曰何如張稱善先生大喜余感先生知己恩恆助其空乏而先生剋期返券未嘗爽約其臨財不苟如此庚申之亂先生依其妻弟鍾某於桐里鍾旋降賊爲僞監軍先生阻之不得因怒曰爾身列膠庠平生自負何等顧甘心作賊獲罪名教行見爾身首異處矣去之陳

墓不名一錢寄居難民局數月餓而死

論曰古語云疾風知勁草豈不信哉夫人安常處順雖有奇特之行何自而發惟極之於無所往窮之於無可告而後賢不肖見焉使先生隱忍依鍾縱能延旦夕之命與奄奄泉下人何異其餓而死乃天所以顯先生而使之久存於世也鍾後反正死於法竟如先生言嗚呼人亦可知所自處矣

沈紅琛傳

嗚呼人之於貴賤貧富果孰爲之耶其天爲之耶抑人

文彙下卷十

十一

爲之耶吾於亡友沈君而竊疑世之貴賤貧富皆人自爲之而天固無容心於其間也君名宗瀚字紅琛吳縣人家本素封入君手而蕩盡寄其妻子於外家不名一錢而未嘗有愁苦不自聊之色余心異之凡遇讌集邀之輒先期至飲以酒必爲余盡量醉則陶陶然熙熙然不知孰爲賓主也爲人坦白不識世間有機械事同輩中輕薄儂利者或加以戲侮而君亦不能出一語相報復嗚呼君特阨於命耳使其處富厚挾聲勢得志耀於時則趨走者恐後矣余每爲君不平而因歎夫輕薄儂

利之徒既合於人矣天雖欲貧賤之不可得也重厚拙
鈍之輩既棄於人矣天雖欲貴富之亦不可得也然則
貴賤貧富其權果操之於人而非天之所能予奪也審
矣若沈君者其如天何哉其如天何哉

吳先生傳

同治四年十月同縣清如先生卒於里第越明年其嗣
君文杜狀其行徵傳於余且曰先大夫素善子文子其
無辭余按其狀而不禁慨然太息曰噫先生卒而吳中
之風雅不可復作矣先生姓吳氏諱嘉淦清如其字也

文彙 下卷十

三

生而聰穎自爲諸生卽以詩古文詞知名於世有吳中
七子之目一時名公鉅卿皆以國士相待舉道光戊子
科鄉試戊戌成進士由內閣中書入值軍機陞宗人府
主事戶部河南司員外郎充癸卯會試同考官丙午四
川副考官所至靡不稱職而尤能得士王方榕吉何
少司農彤雲馮文介公培元其最著也在都日值座主
宜黃黃公初度諸門生欲爲壽公必得先生文乃喜人
有以疑義質相國穆公必曰問吳某其爲當代器重如
此然先生謙謹自守絕不以所長教人又淡於榮利嘗

以退齋榜其廬故舉朝無忌嫉之者丙午考試差

宣廟諭諸大臣曰吳嘉淦寫作俱佳何以不入翰林嗚呼以先生之才自當備著作之任顧浮沉郎署識者不能無憾而宣廟獨知之深惜之至古謂得一知己可以不恨而先生竟得此於當一宜其晚年感及知遇之恩猶形諸篇什而低徊不置云及宣廟崩先生遂解組歸掌教平江書院時值寇警當事設局措置兵食延先生董其事先生以利藪所在辭不就築室鯉溪之旁名曰退園有水木明瑟之勝春秋佳日恆與諸故人

談讌其中不與外事不營生產時人莫不仰其高而羨其達也爲人和厚與人交不問存歿居鄉時有譜某紳於大吏者大吏怒訪諸先生先生爲之解釋事乃已平居無疾言遽色雖僕隸下人不輕呵叱先世饒於貲及先生之身爲仲兄折閱殆盡不名一錢畧無幾微忿恨故識與不識皆稱先生爲長者晚經喪亂貧益甚猶時時與同志飲酒賦詩以自樂焉所爲古今體詩出入唐宋不拘一格而古文則專法廬陵清真雅正卓然可傳自謂平生詞不如詩詩不如古文亦定論也著有珠塵

集秋緣詞儀宋堂詩文集乘桴小草各若干卷卒年七十有六

論曰吾吳爲文章淵藪比年以來爲士者競馳騫於聲利而一二鄉先生率擁貲自封不復以傳世行遠爲計惟先生績學嗜古猶有國初諸老遺風焉曩余嘗以詩文就正先生謬加推許余愧不敢當而先生虛懷樂善之心可概見矣今幸以文字受役私心竊喜因撫其梗概而書之如此

管君谷香傳

文彙下卷

十四

余有良友三人其一曰謝君家世豐厚常以餘財振卹人里中有善舉必諮之而後行故識與不識聞其名僉曰善人善人其一邱君工書畫好博奕飲酒然不妄與人交遇豪貴人恆以氣凌之必使折服而後已兩君頗與余善願皆不幸死矣後乃得管君君名蘭滋字谷香歸安縣貢生爲人和易不爲嶄絕之行自鉅公顯者至閭巷鄙夫君一皆與之善與吾里葉先生茗生釋覺阿爲詩友著有止泊齋集其詩不假雕飾惟抒其心之所得而和平恬淡望而知其爲有德君子也性嗜酒晚年

館授花橋里去余居不百步每三五日輒至至則或過酒肆出所著詩相示如是者年餘余自知才短不能取媚於世故交游絕少然竊怪平生故舊苟有篤好余者則其人必無故遭顛躓甚者天其生如曩時謝君邱君之徒是也君不知而暱就余余卽恐不利於君而君果一夕中風卒歐陽公謂賢豪不常聚豈不信哉乃爲書其梗概非敢謂遂傳君也蓋自歎數奇道窮而區區一二窮交相與莫逆者天必奪之速嗚呼可感也謝君名元慶邱君名達

陳公琢堂傳

代

文彙

下卷十

五

公諱其章姓陳氏字漢爲號琢堂浙江海鹽人也生有至性幼聰敏攻舉業兩試學使者不售益自効勵旋得痰厥疾遂舍去援例入太學母張安人素多病公每私籲天願減己算以代迨父理問公疾革公中夜震驚口噤幾殆旣易簣十四日而又遭張安人之喪哀毀骨立杖而後起里閭稱孝焉瑞之始謁公也歲在丁未時公女歸於瑞因益習公之爲人居恆輒手一卷丹黃雜下寒暑無閒雖宵分不休遇名人評校善本必精楷渡其

朱墨開卷爛然家有樓曰澤存以貯六世祖宋齋公以下遺集及象冊一日邀瑞登樓展玩而公慎重肅恭見於顏色瑞亦爲之踧踖云及我婦之卒也公稔知瑞貧資其喪葬而遇瑞轉益親密人謂公推愛女之心愛婿不知公之仁厚慈祥凡待人接物無不然者公狀貌豐偉弱冠嬰疾幾及十載又病肝逆體益羸年未四十而齒盡墮髮半白竟以咸豐五年六月某日得疾卒壽止五十有四初理問公藏書三萬餘卷手自校勘嘗以多讀書慎下筆爲子孫訓其書分授三子而公復日事購

文彙

下卷十

六

求書賈之奔走其門者踵相接不數年遂踰其舊嗣君輩因得廣資攷證績學能文蓋公之遺也瑞侍公僅八載凡公之嘉言善行不獲聞其詳第本長君某所撰墓誌而又以親得諸公者書其梗概以俟史氏採擇焉而

不賦公之口氣慈無其存人靈神無不悉皆公祖澤豐
資其喪葬而遇瑞轉益親密人謂公推愛女之心愛婿
不知公之仁厚慈祥凡待人接物無不然者公狀貌豐
偉弱冠嬰疾幾及十載又病肝逆體益羸年未四十而
齒盡墮髮半白竟以咸豐五年六月某日得疾卒壽止
五十有四初理問公藏書三萬餘卷手自校勘嘗以多
讀書慎下筆爲子孫訓其書分授三子而公復日事購
求書賈之奔走其門者踵相接不數年遂踰其舊嗣君
輩因得廣資攷證績學能文蓋公之遺也瑞侍公僅八
載凡公之嘉言善行不獲聞其詳第本長君某所撰墓
誌而又以親得諸公者書其梗概以俟史氏採擇焉而

市隱文集卷十一

吳縣亢樹滋鐵卿

張烈婦管氏傳

張烈婦管氏名芳蕙字仲芬常熟人明經雲軒先生女張君子紳妻也事舅姑以孝而接娣姒小姑以和克順婦道兼工吟咏嫁兩載生一女而子紳病劇當彌留時烈婦矢志不獨生及卒號慟不食密求所以殉夫者家人覺其異備之謹且立次房子元治爲嗣所以慰藉之甚至烈婦意佯解一日伺家人睡熟潛起衣喪服投繯

文集

下卷上

一

死距其夫之卒僅四日耳時咸豐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也得年二十有三遺有生前未盡齊眉樂死後仍爲連理枝句噫何其從容不迫如此也在昔柏舟之詩共姜矢死守義聖人特錄其詞所以爲節義勸至矣况如烈婦之糜軀不悔哉夫仗節死義士大夫猶不數數見烈婦一弱女子非有刀鋸之迫於前而毅然出此不尤可尙哉董君諒卿持烈婦事畧求爲傳余非能傳烈婦者特重烈婦之爲人或因是而傳吾文則固所願也乃據其梗概而書之

張烈婦邱氏傳

烈婦邱氏嘉興人爲張君友梅妾張君卒時烈婦年甫三十矢志守節足不踰闕者二十餘年咸豐辛酉粵寇逼嘉興其適子小尹欲奉之出走烈婦曰倉卒閒焉有安宅吾居此當死此誓不越一步也而小尹有寡姊殷風依烈婦以居至是奮曰脫不幸吾當與之偕死耳奚去爲小尹不得已舍之而去及城陷烈婦與殷同日死寇火其居并尸燼焉烈婦素性沉靜有潔癖所居不染一塵明臉淨几日惟焚香誦佛家人輩過其居雜坐歡笑而烈婦恆歛容相對其甘以身殉亦由平時律已之嚴歟 王師旣復嘉興小尹旋里訪於鄰翁而知之乃口述其事求爲傳余謂烈婦與殷旣以節著苟能全身遠害已足不朽願皆願爲其難豈命之自天耶抑人定而天亦不能奪之耶嗚呼是可傳已

徐烈婦汪氏傳

烈婦汪氏吳縣人嫁同郡徐侶楠父某嘗貸徐貲三千金無以償由是爲舅姑所嫌而烈婦低顏承志奉事曲謹久遂得舅姑歡待之有加禮性勤儉凡縫紉烹飪浣

濯之事必躬必親不肯委諸婢僕門內交稱其賢庚申之亂烈婦隨其夫遷居楊家浜其地四面環水非船莫渡城中避難者鱗集五月十七日賊揚帆大至鄰居有船者率先期遯烈婦倉皇出走覓渡不得急赴水從婢持之烈婦怒曰咄汝欲俟賊至使我求死不得耶婢遂巡去遂死年三十四歲明日賊退家人輩收其尸顏色如生懷中金珠纍纍觀者爲之太息有泣下云

論曰婦人遭時不幸抗節死固有萬不得已者在也吾獨怪烈婦之死似可稍緩須臾者然竟死蓋天下壞名

文彙

下卷上

三

喪節之輩皆由一念之濡忍使烈婦稍緩須臾而或至求死不得悔其可追烈婦蓋知之久矣余與徐氏有連具悉其事故爲傳之如此雖然烈婦卽不以身殉而其賢亦豈易及也哉

朱烈婦汪氏傳

烈婦汪氏名彩字韻珊杭州人前江蘇巡撫諱日華之曾孫女而縣丞朱君淥卿之妻也幼聰慧從師授孝經內則諸篇悉通其義尤好吟詠以非婦人事棄去旣嫁事舅姑能先意承志得其歡心姑偶不樂見烈婦輒色

霽嘗謂人曰他家婦婦也吾家婦婦而實女也爲人明
達洞悉古今事辨義利界極嚴濼卿故好客烈婦慮其
泛也語之曰凡人剛介者可久柔韌者易變願君擇之
是時濼卿家中落又屢躓棘闈心常悒怏烈婦怡然自
若曰窮通細事戚戚奚爲耶其安於義命而導夫以善
如此成豐庚申粵寇逼杭城烈婦知城守單弱勢必不
支謂濼卿曰脫不幸君當自爲計吾有死耳誓不以身
受汚爲先人耻也及杭城陷烈婦奉其姑潛避於鄰賊
破門入烈婦急覓刀繩不得顧庭畔有井疾趨之投入

文彙

下卷上

四

以死時二月二十九日也年三十三越數日賊退家人
出其尸面如生

論曰當粵寇之亂也江浙數百里閒婦女之殉節者不
可勝紀而守土之臣乃寥寥可數焉豈天地之正氣不
鍾於鬚眉而獨鍾於巾幗耶嗚呼烈婦一弱女子耳非
有民社之責顧義不屈於賊非自待者重而朱子所謂
心安而德全者歟余故因朱君之請而爲之傳以愧世
之爲人臣而苟免於難者

唐孺人傳

唐孺人傳

唐孺人字愛仙海甯人生有至性侍母病衣不解帶者
幾一年年十九歸仁和朱君某伉儷頗篤姑李太君喜
習靜孺人分理家政纖悉必當戚黨咸以佳婦稱之居
無何粵寇由金陵東竄杭人震恐遷徙者道如織孺人
處之自若也庚申三月城陷孺人匿榎壁中獲免賊退
奉其姑至諸暨之直埠鎮姑尋病孺人親奉湯藥至躬
自炊爨以食及卒哀慟者累月猶未已也辛酉秋以葬
事旋里適粵寇大股繼至圍城兩月食且盡孺人日食
糜粥然每以饘奉夫而自食其醜曰君擔負甚重勿以

我爲念也其明於大義如此杭城再陷家人紛散孺人
敝衣毀容丐行至直埠鎮覓其夫不得欲死者屢矣既
知朱君在上海遂偕伯氏往赴之時伯氏挈其子就道
意頗急孺人知不能達乃曰吾家十餘人茲惟伯氏與
姪在宜亟往吾一婦人不足惜也行至彭家埠少憩視
伯氏去旣遠遽聳身赴水同行女伴競挽之已不及時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二日也得年三十孺人旣卒朱君
訪求消息不得最後遇直埠傅氏始悉死耗蓋卽同行
女伴之一乃具事畧介其弟淥卿貳尹徵傳於余初庚

申之亂淶卿婦汪歿於井余旣爲之傳矣越一年而唐又繼之何朱氏之多烈婦人也然汪之殉也倉卒不暇顧而孺人則已脫身虎口疑可從容自處顧以一死畢其志豈其中有不自得者歟嗚呼是尤可哀也已孺人長女寶徵年十一見孺人卒大慟亦赴水死

傅母張孺人傳

孺人張氏鄞縣人性聰慧幼字同縣傅君杏林未幾喪其母遂依傅氏以居鑿貌辨色得姑歡心稍長卽能屏當家政潔甘旨勤紡績以盡婦道舅之卒也杏林君適

文彙

下卷上

六

客外孺人隨其姑襄喪事惟謹而能助姑之所不及人皆以爲賢及姑之卒也杏林君又客外孺人居喪一如其姑之於舅而哀毀尤甚或憫之孺人泣曰吾夫奉命遠出吾以婦任此終不逮于萬一且懼吾夫他日有悔焉爾人又以爲賢性慷慨親族有告急者恆資以錢米不足至脫簪珥以去兄女幼失恃孺人親爲撫養及笄具貲嫁之其他所爲率類是初姑之病劇也孺人日夜憂泣彌留時姑渴思雨水時久旱甕無点滴孺人禱諸天雨隨降姑飲之甘復延卅月而卒昔唐宋思

禮母羸疾以犬旱水涸渴思泉水思禮甫祝
天而泉出於地孺人與之絕相類謂非誠之至何以
致此孺人有賢子曰燦嘗奉母命走數百里求吾郡馮
先生桂芬銘其父杏林君今又乞余傳其母余不文其
何以言願慕孺人之賢而又喜燦之能承其親也遂撫
其事略而書之

論曰世教之衰也婦姑間以貌相承斯已難矣乃觀孺
人之於其姑何如哉若夫居喪能敬臨財能施士大夫
且猶難之而孺人習以爲常其所以遺其後嗣者曷有

已哉

文彙

下卷上

七

瓊兒傳

瓊兒王氏女居城南百花洲父以操舟爲業瓊兒早孤
爲里中某氏童養媳比長有姿色姑欲因以爲利使薦
人寢瓊兒面發赤慍曰此何事乃令兒爲之獨不識羞
耶姑銜之次骨加以箠楚至體無完膚終不從有貴公
子悅之欲納爲妾與其姑有成說矣瓊兒探悉其事遂
逃歸依其兄嫂而以十指爲活焉踰年姑又與其兄謀
鬻爲妓瓊兒知不免一日手銀餅笑謂嫂曰此吾平日

十指所出者今無需是煩兄日後爲我置殮具可也嫂不解所謂及晚視之則仰藥死矣時咸豐九年八月十四日也秦君小汀爲長歌紀之而余近與其鄰某遇言之更悉乃爲之傳以闡揚其貞烈而警夫爲人姑而失其本心者

論曰吾往讀震川歸氏所書張貞女死事未嘗不太息流涕以爲家之所最難得者賢婦耳顧迫之使至於死抑獨何歟及聞瓊兒事益悲不自勝雖然使瓊兒不遭惡姑之逼而潔身以死又安能動士君子之贊歎而與貞女並傳不朽也哉

孝盲傳

孝盲商城丐婦也氏也生數歲而父母死氏哭之哀目遂盲里有錢翁者憐之爲其子求昏焉昏八月而寡氏遽欲以身殉持剪抉喉喉未殊瞥爲翁所見大駭急持之乃止翁旋以病廢無所得食氏遂丐以食翁一日翁病劇氏痛哭曰天乎翁脫不幸奚用氏爲奔走若中狂狀卒無計忽起齧指血誓佛前願終身素食乞翁壽卽取剪剪胸前肉烹之雜他蔬以進翁病良已逾年病劇

割左臂逾年病又劇割右臂兩臂至骨露而翁竟至九十餘終氏拮据營葬復以所乞資易楮錢焚墓下月以爲常商城人皆呼曰孝盲卒之前一月徧告人曰氏於某月日當死諸君誠哀矜氏願收吾骨焉及期果死仁和朱君濬卿紀其事特詳因刪節之如此

論曰自禮經有毀傷之戒而俗儒遂藉口中道以割股爲非義然一二篤孝之士顛誠所發傷肌膚輕生命以求全其父母者世恆不乏蓋天性之親自有所不容已耳至於舅姑則恩稍殺矣而孝盲獨能苦心危行至再至三不悔嗚呼奇已

晉和弟墓表

晉和名榮森姓亢氏晉和其字余同祖弟也父卧雲公母謝氏弟年二十三補吳縣諸生越二年而卒時道光二十六年某月某日也弟頗善余又愛余古文詞疾革時嘗要余作傳余以荒落故不暇以爲今葬有日乃爲表其墓距其卒之日若干年矣弟少不喜弄旣長以遠大自期不肯苟同於流俗凡聲色貨利服御玩好以及六博飲酒爲羣子弟所日夜徵逐者視之若無覩也性

耿介與人交落落難合而人有片長小善輒譽之不容
口既入庠益力於學凡六經三史諸子百家旁及郢書
燕說靡不博覽而詳識之而尤有卓識其論項羽也以
爲失在立義帝論杜子美也謂詩人之言不可盡信以
陽明爲孟子後一人而以漢黨錮唐清流之禍皆所自
取君子際此惟有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已耳嗚呼此豈
尋常經生家所能見及哉而議者徒以克家子稱之猶
淺之乎知弟也余嘗以爲弟之才使天假之年必能拾
科第取功名以光大其門閭卽退而鍵戶著書亦必有
以自見而今皆不可得豈天之生才也恆不欲其成立
耶抑人之受命於天也其壽天生死固有莫之爲而爲
者而天亦不能主之耶嗚呼悲已弟娶於石生一子庭
芝葬於堯峯五都八邑

張君企山墓表

鄞縣有仁孝君子張君者諱德盛字東杲號企山自幼
食貧習勞苦年十六卽去家省其府君於粵值府君病
歸有日矣以君甫至粵恐其不勝跋涉也止其隨侍君
請曰大人以病體風餐水宿數千里設有湯藥需將誰

屬耶卒侍至家得盡送終之禮又於病劇時割股以進宗族稱之喪終復奉母命客粵往來二十年家稍裕母爲之色喜爲人慷慨好施與族有疾疫必躬爲隱卹資其醫藥歲饑復出粟平價賣之尤推食其貧而無依者雖傾貲不惜道光癸卯邑大水棺柩多漂沒君爲設法收葬某婦路見暴骨驚而歸作鬼語曰吾鄰村姓王女不幸遭水至此張君廣爲營葬爾盍請之俾收吾骨焉時畢姓停柩五世其靈亦乞哀於君遂與俱葬先後凡三百餘具嗚呼掩骼埋齒王者之仁政而君以一念之

誠行之不遺餘力至鬼爲感動而乞請於君不亦異哉初君之歸自粵也必購粵中名花珍果及貴重之物以博大母歡迨大母喪君時在粵常設几焚香具茶果供奉終喪乃已其至性過人如此君以議叙得七品銜卒於同治六年某月日年五十有八曾祖某祖某府君諱祖望太學生母畢氏配周氏徐氏先君卒黃氏男三濟坊濟時俱太學生濟鎬女六以是年某月日葬於縣東鄉袁家壘之虎山周徐兩孺人耐焉越六年濟坊已卒濟時具幣介吾友傅君癸堂乞表其墓余微且賤其言

奚足爲重而濟時舍其郡之貴顯者以屬諸余則其不以名位爲重輕可知矣又安得辭乃按其事而書之俾鑿諸墓上

朱君墓誌銘

君諱士俊字養恬姓朱氏先世系出河南明天啟初由紹興遷杭遂爲仁和人曾祖某祖某考某候選布政司妣李氏君植品高峻精醫理兼善堪輿家言然不以此名世居恆懷報國志思以功名自顯家素封以貲選廣西思恩府司獄未任捐陞同知方欲奮身仕路以竟其

文彙 下卷十一

七

志而恢宏其聲光乃年二十甲寅丁父憂越三年丁巳丁承重憂又三年庚申丁母憂十年中死喪疊至又以粵寇之亂兩遭播遷家業僅有存者雖用世之心不少挫而君之精亦由是消亡矣遂以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八日遘疾卒於里第距其生道光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得年四十有六今其孤將於十二年某月日葬君於某鄉某原先期來乞銘君娶於高爲江西殉難縣丞諱某之女生二子敦彛敦臨女二長壽徵適高次福徵殤余未獲納交於君而與君之仲弟淶卿貳尹善淶卿又言

君性剛直胸無宿言夙擅文譽顧以病不一試余於是更悉君之才而歎其不爲世用徒使之勞神焦形終其身於憂患顛沛之中而卒賣志以歿乃爲之銘以紓其孤之悲

銘曰旣嗇其遇奚豐其才遭時多故中道見摧夫誰致之而至於斯悠悠蒼天振古如茲我銘其藏庶無愧辭

哭四兒文

兒今何在耶目不覩兒容耳不聆兒聲而但覺兒之聲音笑貌歷歷在吾之心而索之不得呼之不應兒果何

往耶嗚呼兒死矣痛哉方兒之生也歲在己酉先一年爾母嘗附禱於西湖發相寺越歲兒果生然則生有自來死有自去兒之不以生死來去置於懷可知也獨是吾望兒頗殷朝吟夕課夏楚時舉夫施者或不覺受者何以堪况以兒之嫩肌弱骨耶此吾所以偶一追思直無地自容惟有捶胸慟哭椎心飲泣以償吾恨然亦何及猶憶去年春值爾姊于歸之喜見兒衣冠揖讓周旋進退儼然如成人私意年二十當爲兒昏娶授兒家政吾則杜門讀書以自樂豈意此念一萌而已爲造物所

忌耶既罄其貲復奪其嗣豈吾之積惡有以致此耶嘻其酷矣雖然方今蘇城被陷名門大族生不能保其首領死無以斂其手足者徃徃而有或纍纍如猪羊踐踏鞭箠交下其何以堪卽吾坐食窮村生計盡絕計惟有兩載之貲耳過此以徃不死於憂患卽死於凍餒是同一死而今之死爲得矣然則吾不應復爲兒悲矣所可惜者兒骨相端整目炯炯有神吾族父晴溪公謂兒必大吾門又性耐勞苦不自暇逸能助吾之不逮今皆無望此所以展轉於懷而終以兒之死爲天奪余魄也是

必吾之積惡有以致此矣嗚呼痛哉方吾之挈家避此也未一月卽病病而愈愈而病者凡三次及爾姊爾弟爾妹次及爾母最次及於兒本可勿藥有喜而吾與爾母不忍漠視兒也強使服藥病漸劇又是時近村遇警兒侍母病不欲避吾強之起行是夜病彌劇欲安而反致危求生而適趨死天耶人耶非吾之咎而誰咎耶目前爾母粗安爾姊爾弟爾妹亦各就痊而舉目之下獨無吾兒起視靈几孤燈熒熒不覺心如刀割手爲之不舉口爲之不合目睛爲之不轉神魂飛揚若癡若狂不

知如何而始釋余之恨也嗚呼痛哉

負曝記

客有造耐寒居士而問之曰吾處寂寞之濱陰陽閉塞
天地沉冥于時火冷無焰水堅不流層冰在川積雪照
野吾裋褐不完肢僵膚裂不審何術可以禦我之寒乎
耐寒居士曰僕聞長安之都有豪門焉細旃廣廈鐘鳴
鼎食賓從闐委貨財充溢肩摩轂擊其勢炎赫子願往
附之乎客曰趨炎而附熱吾不爲也耐寒居士曰東鄰
有富家焉錦幕障天罽毼規地洞房雲護邃閣香濃主

文彙

下卷上

五

人冠貂冠服皮服左吳姬右越女擁圍爐踞重席烹羊
炮羔舉盃命酌益融融乎一室生春焉子願往投之乎
客曰忍耻而乞憐吾不爲也耐寒居士曰噫僕語子止
此矣而子皆不之願無已盍相與負日而曝之乎僕常
欲獻之於吾君者也客曰負曝何如耐寒居士曰居僕
請畢其說今夫天地無全功而陰陽無全用風吾知其
能解散鬱結也然而人感之則爲邪雨吾知其能潤澤
百物也然而人受之則蘊濕霜雪吾知其能蕩滌穢濁
也然而人犯之則傷寒然則求其功用之全孰有如冬

百之可愛者乎夫冬日何以可愛也蓋稟陽精之德垂
隆照之功可以散陰翳解寒威土膏得之而和照艸木
得之而萌蘖蟄蟲得之而昭蘇吾于是閉北牖就南榮
偃息於茆茨之下踣踞而坐于斯時也不吹管而氣自
暖不挾纊而體自溫熙熙然皞皞然如置我於春臺之
上焉言未既客躍然而起曰有是哉負曝之樂也今而
後請受教於吾子終我身不復號寒矣九子聞而善之
遂書其問答之語以爲負曝記

知足論

文彙下卷上

六

宇宙中皆不足之境也生覆者天而何以傾於西北也
形載者地而何以陷於東南也是天地有不足也堯舜
之帝也不能必其子之賢周公之聖也不能必其兄弟
之順孔子之爲萬世師也不能必其身之遇道之行是
堯舜周孔有不足也然則盈虛消長之理有莫之致而
致者而世之人顧多昧焉惟漢史載疏廣父子以年老
辭位傳爲盛事而廣亦自謂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後世
以此多之噫廣誠賢矣然必待宦成名立而始知爲足
則天下之能足者有幾人哉吾以爲眞能知足者雖日

處於不足而不見爲不足故不必豐其財高其位厚其勢也吾獲牖而蓬戶則視露處者爲足矣吾彈琴而詠風則視負戴者爲足矣吾耳聰而目明則視聾瞽者爲足矣吾布衣而蔬食則視裋褐不完糠粃不給者爲足矣知此則宇宙中安有不足之境也耶是以堯舜不以子之不賢而私其授受周公不以弟之不順而弛其信任孔子不以身之不遇道之不行而違其仕止久速之義益不足者數也足者理也不足者外也足者內也理勝則數自屈內重則外自輕故舉凡缺陷之事偏頗之境自君子視之皆爲理之當然固無所容心於其閒也而世之貪妄者流紛紛藉藉舉人間萬無可得之事而設爲萬有一得之想終其身馳騫於富貴利祿之中而不知止卒之得不得有命而終未可以人力致也則亦何益之有矣嗚呼若疏廣父子者又曷可多得哉

友說

袁子春巢作友論極言近時交道之薄所以針砭斯世甚切余竊謂友也者友其德也友其才也友其藝也三者之外原不足爲友然其人果有德有才有藝矣而與

我勢分懸隔則亦不必強爲攀附其人卽無德無才無藝
矣而與我情意交孚則亦不可輕棄絕其來也不拒其
去也不追空空洞洞絕去人我之相而惟虛心平氣以
處之不亦善乎世之論交者莫不以善相勸過相規爲
美然君子必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
若己未能有善未能無過而欲效忠告於吾友無論友
之能信不能信而我已不恕甚矣然則不且漠視其友
乎曰人惟責己而不責人則四海之廣皆可與交責人
而不責己則一室之內難與共處自古交道之薄非友
之過也有責厚於其友者而交始薄張耳之被圍也陳
餘勢不能救則亦已耳而耳必要餘俱死豈情也哉記
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使耳知此
又何致以刎頸之交而變爲仇讐哉至於羊左之從死
管鮑之分金陳雷之契成膠漆范張之誼篤死生千古
有幾袁子乃欲望諸並世之人無乃不知彼己也耶若
夫趨炎附勢之徒紛紛皆是彼必不願與君子交而君
子亦不屑交之者也又何責焉

好殺者必自殺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如楊素之爲將也所戰則克然考其克敵之故非有奇謀秘計決機於兩陣之間也不過多殺士卒以立威使之畏我而不畏敵耳噫此豈可爲訓哉其不倒戈而叛者幸爾素雖獲保首領而其子元感卒以謀叛磔死後之爲將者宜鑑之

書馮道傳後

馮道之爲世唾罵久矣然道歷事五朝皆蒙其君之尊禮則道之爲人必有異乎尋常者矣竊謂天生馮道豈

文襄

下管十一

九

爲五代之君哉爲五代之民爾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時至五代而禮壞樂崩三綱絕五常毀干戈擾攘爲之君者皆盜賊之雄率獸而食人者也使無道則斯民之被戕賊甯有子遺而道保民之功安可沒也夫論人不可以一端盡也殺身以殉主與屈身以保民固並行而不悖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夫子許其仁以其有尊周攘夷之功也被唾罵道者皆一孔之見何足與語知人論世之學哉王荆公謂道如佛菩薩富文忠公謂道乃孟子之所謂大人雖似過當而要之五代之

民則固恃道以爲存者也豈可與賣國求榮者同日而語哉然則道可法乎曰孟子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余亦謂有馮道之心則可無馮道之心則賊而已矣嘗見道詩云莫爲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又曰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嗚呼可以想見道之爲人矣

書張烈婦傳後

文彙

下卷上

三

烈婦鄒氏監生張世寰之妻也居婁縣之天馬山鎮咸豐十年五月粵寇竄松江烈婦以死自誓十三日寇掩至烈婦偕其夫之從妹胡孺人相繼赴水死南匯張君嘯山傳其事謂是日郡城陷文武官皆遁惟下令乃誦戰敗死之余讀之而竊有感焉魏水叔謂天下之亂莫不始于州縣州縣得人則亂不及府府得人亂不及省會當粵寇初起造亂者祇數人而已苟得聰明決斷之才俾蒞茲土而先發制之則一舉手之勞耳顧乃蘊毒養癰苟安旦夕卒致潰決四出夷城郡燬府庫掠民人

狼奔豕突蔓延十數省一時忠臣孝子貞女烈婦無罪而併命于水火鋒鏑者殆不知其幾矣卽烈婦其一也豈天降喪亂故生此庸劣齷齪之輩處于民上以貽閭閻之禍哉幸列聖德澤在人歷久始克底定而財匱力殫元氣亦爲之耗矣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不能不致歎于當日釀亂之人也且夫民之親其上死其長亦已至矣乃爲之吏者平居旣養尊處優與民隔膜而一旦警至則又抱頭竄伏以倖免求如卞令之戰敗死之者一郡中不數數見也噫守土之謂何而顧相率爲

文藁

下卷十一

三

全軀計哉烈婦之死也所謂求仁得仁亦旣上聞于朝旌表如制固不藉詩文以爲重者也而張君師筠從數百里外乞言於余乃書其傳後以告上之人當務爲州縣得人則千萬年久安長治之計或不盡此而閭閻猝起之禍吾知免夫

書萬充宗周官辨非後

余年十三業師授以周禮雖隨文誦習而惡其繁刑重歛設官之密分職之多擾亂天下有叔世所不爲者決其非周公所作輒思作論辨之未暇也今讀先生是書

則凡余之欲論辨者先生一一以經證之明辯精確犁
然有當于人心直令作周官者無喙可置而後之學者
得是書讀之當憬然覺悟不致蹈王介甫方正學之覆
轍以貽禍家國也因手錄以示吾子俾知言之不衷乎
道雖附會周公而千百年後終不能免有識者之發其
覆也然則近世儒者以尙書古文爲僞將毋同曰尙書
之至理名言皆在古文中有天下者守其說不變雖萬
年長治可也豈若周官之不可一日行于天下哉

文彙

下卷十一

三

五
雙
周
五



市隱卮言

吳縣亢樹滋鐵卿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斯言也終身誦之可也

無明師以啟其心無益友以輔其志而欲不爲威惕不爲利誘其必由學乎

貧富命於天善惡命於己命於天者我不得而主之也命於己者天亦不得而主之也故君子從善而去惡辭富而安貧

卮言

一

屈己從人其情順而易強人從己其勢逆而難君子不強人以從己亦不屈己以從人

或問君與親孰重曰親重君不待我以事也親必待我以養也

或問與人交有道乎曰有不翁翁以爲熱斯不流於卑矣不悻悻以爲直斯不鄰於亢矣有施而必報斯不涉於吝矣臨事而相讓斯不涉於爭矣夫如是可以全交贈人以財不若贈人以言之爲厚也殺人以刃不若殺人以筆之爲嚴也

爲學而不求實用猶操廢券以索逋不可得也求實用而不知當務之爲急猶據古律以測天亦不可得也知當務之爲急而不能固我民心新我軍政猶積穀於廩不使春而浙之終至陳腐而不可食也嘻

古之小人怙惡以營私今之小人假善以圖利俗愈壞而術愈巧可以觀世變矣

博大昌明雄深肅括盛世之文也清修雅潔平正通達平世之文也艱僻晦澀委靡纖佻衰世之文也猖狂詭誕蔓衍支離亂世之文也

卮言

二

忠孝仁義美德也不善用之則忠或爲鬻拳之諫君孝或爲郈巨之埋兒仁或爲墨氏之兼愛義或爲臧洪之殉友

用不當其才君子弗爲用也謀不合於義君子弗爲謀也任不假以權君子弗爲任也不如是不足以爲君子律設大法理順人情法勝情者一國畏之情勝法者四海懷之

善莫善於進賢惡莫惡於植黨智莫智於改過愚莫愚於飾非安莫安於寡欲危莫危於好勝富莫富於多文

貧莫貧於不學貴莫貴於有守賤莫賤於無耻樂莫樂於家齊而身脩憂莫憂於力小而任重

剛天德也大用之則全小用之則折

三代之得天下以民後世之得天下以士得民者王得士者霸

以利利天下者天下利而一人亦高其利以利利一人者一人利而天下咸喪其利天下喪其利而一人能獨保其利者未之有也

善奪人財者不爭善取人國者不戰益其亢披其心亂其神志雖有金城湯池而皆爲我守矣

君子不以己所知窮人之所不知不以己所能傲人之所不能

死難有四有守義而死者上也有顧名而死者次也有力屈而死者又其次也有計無復之不得已而死者斯爲下矣

無所慕而爲善無所懼而不爲惡斯可謂之君子矣

莊子之言如春荀子之言如夏屈子之言如秋老子之言如冬孔孟之言如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而化育

萬物包舉羣生其斯之謂聖乎

能格君心之謂忠能喻親心之謂孝能體民心之謂仁能靖敵心之爲武

或問周宣王殺杜伯杜伯死而射王中心有諸曰於傳有之然則君固不得而殺臣乎曰臣有罪君不得而生之則臣無罪君不得而殺之也

有才無德者不可使之理財桑宏羊是也有德無才者不可使之治兵張魏公是也

以八司馬爲姦黨作史者之私也以王荆公爲小人論世者之過也

卮言

四

或問用人之道如何而可以無失矣曰鎮定不煩者戒其弛廉潔自好者戒其刻果敢有爲者戒其躁剛猛自信者戒其愎誠厚不欺者戒其懦堅貞有守者戒其僻謹慎小心者戒其蕙豁達大度者戒其忽和平接物者戒其隨清高絕俗者戒其疎精明好察者戒其苛寬忍有容者戒其污若夫深沉足智雄毅善斷者無施而不可然善用之則爲良平不善用之則爲操懿

以法制民民從而未必服也以禮導民民服而未必悅

也以情感民雖國破身亡而民自不忍叛也

或問用兵之道可得言乎曰難言也互古而不易者兵制也隨時而致勝者兵器也瞬息而百變者兵機也徒制不足以守徒器不足以戰得其機枯木朽株可以制敵失其機金城湯池動爲敵制

一言而興邦者其省刑乎一言而喪邦者其厚斂乎

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國雖貧必安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國雖富必危

殉一時之便以爲制而輕更舊法者亂也憑一己之見

以爲理而不顧眾說者妄也

衒富者必失其富矜才者必累其才

貧賤之交勿俟其親我也而我常親之富貴之交勿俟其疎我也而我先疎之

以韓子之賢而以祿位勗其子以桓榮之賢而以車馬印綬衒其弟子非二賢之卑也蓋勉中人以學當如是爾

君子有三願讀書而明理一願也妻賢而子順二願也獨寢不愧衾獨行不愧影三願也

無故而譽我必無故而毀我故君子聞譽不喜聞毀不怒

德行可以僞爲必論定於異日文章不能強作可取決於臨時此科舉之所以不能廢也

積不善而不自知行不義而不自懼不有人禍必有天刑戒之哉

研索生智戒慎生福傲慢生禍憂鬱生疾

和氣迎人雖小人亦爲化厲色接人卽君子有難堪

多藏厚積爲德之賊行險徼幸厥命斯隕

卮言

六

行善而人盡知者其受報也必小行惡而人不知者其受罰也必大

无妄之福禍之基也不虞之譽毀之媒也

五岳彌高不遺細土大而能容也百川就下自得長流

虛而能受也于尋之木生於萌蘖積之悠久也萬里之

路起於跬步行之不已也

遺情莫如吟詩正心莫如作楷養性莫如栽花忘機莫

如臨水

善殖生者在乎節財善養身者在乎節食善治軍者在

乎節制善足國者在乎節用節之時義大矣哉易曰不節若則嗟若

險莫險於沮人善醜莫醜於談人過

施惠於人而望報者鄙也受人之惠而忘報者賊也

爲惡而惟恐人知猶可勉於善也爲善而惟恐人不知終必流於惡矣

爲文以艱深文淺易者爲人則必以淺易文艱深吾聞諸魏叔子

心思日用則聰明日闡嗜欲日深則志氣日惰

卮言

七

請而得賞廉者不屑也求而得名志士不願也

以成敗論人者其人必庸以毀譽取人者其人必闇以

吉凶禍福衡人者其人必淺

君子不絕物亦不殉物不溺情亦不矯情

與其譽我而失真不如訾我而得實

君子不患取惡於人而患取惡於天取惡於人天猶得

以容之也取惡於天人不得而容之矣

用兵不可有所恃恃險者其防必不固恃眾者其戰必

不力恃强者其謀必不豫恃援者其心必不一恃鬼神

者百發而偶中恃炮火者一敗而無遺子曰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千古用兵之祖也

紀綱弛而君失其尊賄賂行而官失其貴

貧而知自愛賤而知自重斯善處夫貧賤矣富而能急

人之急貴而能憂君之憂斯無忝夫富貴矣

昔之異端顯與儒牾今之異端陰與儒合彌近理而大

亂眞吾不知伊於何底矣

譽我者友之訾我者師之友之欲其誘我以善也師之
欲其遏我之惡也

卮言

八

漢儒之於經臺史之測天也不能盡天而觀象者不能
廢宋人之於學規矩之畫地也不能盡地而經野者莫
能違吾聞諸顧醉經

爲善而談果報爲學而述佛老君子耻之

能言而不言上也不能言不言次也不能言而言斯爲

下矣

讀書以明理明理以適用此學者之所以可貴也若獵

取浮華以爲雅搜索僻典以爲博雖曰好學吾終謂之

未學也矣

或問命可知乎曰天命吾知之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若世俗所謂命則吾不知也

內訌者啟外侮上恬者生下嬉趨近利者昧遠圖惜小費者敗大謀

積德而責報於天愚也臨危而望援於人惑也

天下之勢有緩有急聖人之道有體有用尊性命而薄事功南宋之俗學也

治之變爲亂也眾君子輔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亂之返爲治也眾小人敗之而無餘一君子整之而

卮言

九

已足此闕乎氣運者也故至人待時而動

驅民以戰秦之所以亡也入官以貲漢之所以衰也

程子惡東坡無損東坡之名朱子劾仲友不害仲友之實故君子貴於自立

古之庸醫能殺人今之庸醫不能殺人而待其自斃古之小人能亂國今之小人不能亂國而聽其自亡世愈下而心愈壞術愈巧可慨也夫

有疾而不急治疾必日深而有不及治之慮有惡而不速去惡必日大而有不及去之憂疾不治不過死其身

惡不去必且死其心故君子攻惡急於攻疾
有利人之心者人既樂其利天豈無以利之有禍人之
心者人未受其禍天早有以禍之人奈何不自省哉
君子無才不能濟世小人無才不能禍世才也者君子
得之而立功揚名小人得之而害家凶國

智而好察則人思蔽之矣辨而好給則人思攻之矣行
而好異則人思侮之矣名而好高則人思傾之矣有若
無實若虛終身誦之可矣

性地也心土也情則地土所生之百物也

卮言

十

大臣退而奄宦竊其柄清議亡而俗吏操其權此漢唐
之所以亂也

穀出乎土非播不生不可以土爲穀而視爲養生之物
也道本乎經非用不著不能以經爲道而奉爲治世之
具也

舍仁義忠恕而求道棄兵刑禮法而講學外子臣弟友
而立教此異端之所以熾也

君子爲人所能爲小人爲人所不能爲爲人所能爲者
如參苓朮地之養營衛宜久而不宜暫爲人所不能爲

者如硝黃桂附之起膏肓可偶而不可常

守小信以飾大詐矜小廉以營大利假小善以釣大譽
古之小人而今之所謂君子也可嘅也夫

種德非以邀福而有福人斯能種德讀書非以行樂而
至樂事莫若讀書

不能精研經訓而欲斷理之是非未嘗博覽史傳而欲
明事之得失猶入山捕魚臨水網獸必不得之數也

君子所爲百是未必無一非小人所爲百非未必無一
是信其是而不知其非信其非而不知其是此學者之

卮言

十一

蔽也

桃李非不榮也而凌霜犯雪不若松柏之耐久珠玉非
不貴也而啼飢號寒不若粟帛之利用

鄙野者自以爲朴慳吝者自以爲儉廢弛者自以爲寬
縱恣者自以爲達畏蒞者自以爲慎五者歸於自欺而

已

圖治於未形者敵不能謀我也防患於將然者敵不能
犯我也決勝於先機者敵不能敗我也舍是則貽敵之

禽而已

人有意見之智有靈明之智意見之智可欺也靈明之智不可欺也有血氣之勇有義理之勇血氣之勇可挫也義理之勇不可挫也

姦言亂政危言駭俗甘言侮上冷言構衅莠言惑眾若是者不容於聖王之世

君子以學之不如人而生愧懼小人以學之不如人而生嫉妬

以一己之是非爲是非而不參以眾人之是非其失也執以眾人之是非爲是非而不斷以一己之是非其失也

卮言

十一

隨隨之僨事眾人共之執之僨事一己當之

局外而敢爲大言當局必遇事後而喜爲苛論臨事必敗

洗心滌慮委命任運處困之道也解紛排難好善樂施處亨之道也

力能勝百斤加以千鈞之重立見其踣也才能任一邑委以千里之大立見其敗也故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

聖人不賞無功之善君子常凜無形之患

孟子辨楊墨而楊墨之道熄韓子闢佛老而佛老之教熾非韓子不如孟子也蓋士之爲私議者易禁而民之圖非福者難化也

事親而親不我愛必孝有未盡也事君而君不我親必忠有未至也交友而友不我信必義有未足也臨民而民不我服必仁有未孚也故君子返諸己

一言不信并其可信者疑之矣一事罔效并其已效者棄之矣故君子不言則已言則必可反也不爲則已爲則必可成也

危言

七

燃燭於白日之下無益於明也辱水於時雨之際無加於澤也施惠於豪富之家無感於恩也服藥於壯健之日無補於身也

千丈之隄以一孔而潰百仞之牆以一隙而崩故君子謹小而慎微

世之治亂在天然所以由治致亂人也非天也國之強弱在兵然所以轉弱爲強將也非兵也

熊魚美味也賁之不得其法則惡於口而不可以食仁義要道也行之或失其宜則逆於心而不足爲治

興利而不能防弊利未興而弊先中之矣行善而不能
遏惡善未行而惡已乘之矣故君子除弊急於興利遏
惡急於行善

救飢者以參蓍雖百劑無益也食以升粟而活矣濟渴
者以醕醪雖一石無益也飲以杯水而解矣援溺者以
金玉珠寶雖填河塞海無益也投以片板而起矣導貧
者以禮義廉耻雖舌敝唇焦無益也資以治生而足矣
假標榜以得名雖得之必失之資丐貸以殖利雖殖之
必喪之無實故也

卮言

十四

秋蘭不以佩服而芳君子不以吹噓而著

日一也在冬則可愛在夏則可畏恩威之異也月一也
在弦則見虧在望則見盈盛衰之常也故君子供職如
日而循分如月

醫不棄牛溲馬勃故能奏其功匠不棄曲木細枝故能
効其技士不棄郢書燕說故能成其學帝王不棄師箴
瞽賦故能成其王

深情厚貌以欺人雖被欺而不怒疾言厲色以教人雖
受教而不服久矣夫世之惡直而好佞也

人非小智不成大愚非小明不成大闇非小巧不成大拙非小勝不成大敗故病每加於小愈而業每敗於小成
舉目望遠百里若可觀也蔽以塵埃則咫尺莫能辨矣
平心聽政萬事可立決也蔽以邪佞則是非莫能正矣
故君子務去其蔽

出言不本真心毒如蛇蝎作事不留餘地殃及子孫
怵人以兵刃則人咸畏而逃之矣誘人以聲色貨利則
人爭樂而趨之矣故天下死於兵刃者十一而死於聲

卮言

五

色貨利者十九

知生之可樂知死之可憂衆人也不知生之可樂不知
死之可憂達人也知生之可樂而不貪生知死之可憂
而不畏死君子也

無益於治者雖三代之法君子有不言有益於治者雖
衆人之謀君子有不棄

聖人不貴獨智貴用衆智王者不貴獨富貴保衆富

木性淨曳以石則沉水性順阻以磯則逆人性靜誘以

物欲則動

以千金之貨易人十指人未有斷指而取千金者以五
五斗之祿易人一身人爭忘身以殉五斗可謂大惑也
矣

君子以不貪爲寶聖人之大德曰生
隨珠出於虞淵貴其珠而塞淵以藏之和璧出於荆山
寶其璧而焚山以錮之其愛珠玉至矣而所以用其愛
則非也

以顏子之仁而與趙孟爭貴必居其下矣以原憲之賢
而與季孫爭富必處其絀矣然而後世不以尊趙孟季

卮言

六

孫而卑顏子原憲者道在故也

乘奔馬而棄銜轡駕輕車而廢輪軸無往而不敗慎之
哉

曲木不能逃直繩之準堅冰不能辭春陽之泮大盜不
能免王者之僇異端不能逃聖人之誅

驅猛獸而放之城市養姦胥而置之朝野欲其無食人
不可得也

至寶之在山也不以不用而晦其光君子之在野也不
以不用而廢其學

求玉不務真而但以雕琢爲奇取士不務實而但以言
貌爲美宜僞者之得以自售也

置獺於淵則魚爲之駭矣縱鷗於林則鳥爲之散矣延
敵於國則民爲之亂矣

犬羊而蒙虎豹之皮砒砒而飾脂肪之色雖能取售於
一時適以形其醜耳

好勇鬪狠酗酒嗜博家未有不破者也佞邪穢政奢淫
敗俗國未有不亡者也

以德教治民如調護元氣久而益見其充也以刑罰治
民如鍼灸肌體久而必受其毒也故聖王尙德而緩刑

先教而後罰
管仲侈而晏子儉張說濁而宋璟清不害其爲君子董
賢侯而谷永直元載貪而盧杞廉不掩其爲小人

人皆視峻嶺爲險故登頓者鮮仆視平地爲夷故奔馳
者易蹶孟子曰人莫不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善治國者一其心善攻敵者離其交
能審己之才斯能教天下之不能知己之不能才斯能

服天下之才

卮言

七

桀紂之天下苟無湯武猶可保也元靈之天下卽無莽操不可爲也

動而不離其處者地也往而必復其所者水也矯首以探奇不若徑造其處之爲得也冥心以度理不若博涉於學之爲益也

脂粉雖豔村嫗塗之而益醜文繡雖華野老服之而益鄙法律雖明姦胥資之而益蠹仁義雖美異端竊之而益亂

難窺者天而疇人能知其度數易見者人而帝堯莫別

卮言

六

其邪正然則人心更秘於天心矣可不畏哉

或問漢太宗除肉刑而仲長統譏之然則肉刑可復乎曰罪當斬決而以肉刑代之此可復也罪當杖徒而以肉刑施之則不可復也

忠莫大於格君之非孝莫大於養親之志欲格君非貴自去其非欲養親志貴自立其志百畝之收本乎一粟之種眾善之積由乎一心之仁

市隱卮言

吳縣亢樹滋鐵卿

天鬱則生熱地鬱則生濕人鬱則生疾國鬱則生亂故
良醫在通陰陽之氣良相在通上下之情

雖有良弓無矢不能射雖有利刃無柄不能操雖有名
將無兵不能戰雖有四海無德不能居

處眾曲之閒而欲獨行其直居羣邪之際而欲獨持其
正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硯日用而常全筆日用而屢敗動靜之殊也鐘日用而
常完刀日用而速缺厚薄之分也舌日用而常存齒日

用而先敝剛柔之異也君子於此可以悟守身處世之
道矣

狐白雖貴當暑不如葛虎爪雖威捕鼠不如狸用各有
宜也

積穢可以聚蛆蠅焚香不能招鸞鳳故重賞可以得勇
夫而虛禮不可以致奇士

以朽索御馬雖王良不能乘以鉛刀割牛雖庖丁不能
解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將欲操其勝必先練其

兵

國之將亡賢者在下不賢者在上將興賢者在上不賢者在下故觀於在上者之賢不賢而興亡之機決矣莊子曰旣雕旣琢復歸於樸此作詩之法也韓子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此作文之法也晏子曰貴不凌賤富不做貧此守身之法也子產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此處事之法也

忠臣不從君於昏不陷君於難從君於昏陷君於難以身殉之者孔子所謂斗筲之人也

危言

三

善交者不盡友之歡不竭友之忠不強友之所弗欲不責友之所弗能

君子得時而富貴道也非命也失時而貧賤命也非道也小人失時而貧賤道也非命也得時而富貴命也非道也

水砥蛟鯨陸格虎豹一夫之勇也瞋目叱咤千人皆廢百夫之勇也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大敵伺於後而氣不懼萬夫之勇也整綱紀固封疆高拱深居而百姓從令四夷順命王者之勇也

晉之失諸侯萌於趙武成於韓起而敗壞於范鞅荀躒
一言以蔽之曰好利忘義而已矣

家有五危內外無別一危也上下無等二危也夜深不
返日高不起三危也惡稱人之善樂道人之惡四危也
忌勝己者而輕不如己者五危也

劉晏之理財也因民之利以利國後世之理財也奪民
之利以利國因民之利以利國國利而民亦利奪民之
利以利國民病而國亦病

明者見人之過并見己之過愚者不見己之過亦不見

危言

三

人之過君子但見己之過不見人之過小人但見人之
過不見己之過

天下之禍小人以魯莽中之君子以隱忍成之

有定者文之法無定者文之心無定而有定者文之體
有定而無定者文之貌吾聞之李申者

或問作詩之道曰一曰醒二曰響三曰韻醒則如青天

白日無沉晦之病矣響則如戛玉鏘金無重滯之弊矣

韻則如才人名士無傴楚之氣矣然必本之以性情深

之以學問持之以格律無以夸言欺語襲古人之面無

以奇辭奧旨欺今人之目歸於自得而已

智而見爲愚巧而見爲拙剛而見爲柔勇而見爲怯有其實辭其名天下莫能與之爭

嘉肴美穀羹之不得其道卽爲暴殄不必狼藉之也良木奇卉植之不得其法卽爲戕賊不必摧折之也法書名畫藏之不得其人卽爲污穢不必拋擲之也才人智士用之不盡其長卽爲殄瘁不必戮辱之也

君子不衒己之長不訐人之短衒己之長人必以長陵之訐人之短人必以短誣之相陵相誣而紛爭之禍起

矣戒之哉

卮言

三

處世而無所畏者災必逮夫身臨事而多所忍者禍必集其室

藝之至者不兩能則必據其獨心之專者不二用則必造其微計之深者不妄發發則必中其的力之定者不輕動動則必操其勝

苦口之藥利於病然參朮之甘服者不以爲苦而尤能補益逆耳之言利於行然諷諭之微聽者不以爲逆而易於順從醫國者當知之

善養生者不壅其氣善居奇者不壅其貨善治水者不壅其流善導民者不壅其情故治天下在於去其壅也
剪采爲衣難以禦寒殺雞爲食足以充飢故滿口仁義而人不被其澤役志紛華而人反沾其惠實與虛之異也

以肉飼狼虎肉盡而狼虎之腹終不果也必噬其身而後已以財奉夷狄財盡而夷狄之心終未厭也必入其地而後已故制虎狼在禁其食制夷狄在絕其利
古之聖人使民無訟也在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今之有

危言

三

司使民無訟也在有情者不得盡其辭噫可慨也夫
以力勝人者勝一夫以勢勝人者勝一國以理勝人者勝天下

無華國之才而使居清要無損於治也無治民之才而使處繁劇害不可勝言矣

風俗之壞於小人者易挽壞於君子者難救小人之壞風俗奢淫驕肆而已君子之壞風俗則行僞而堅言僞而辨不難舉先聖之心法治法掃蕩無遺而逞其邪說以禍斯世嗚呼非王者其孰能遏之

國家之患莫患於是非不明舉措失當二者而已蓋是非不明則政教號令無以衷於義而民心同惑矣舉措失當則賢人君子無以竭其忠而國事叢脞矣由是姦雄生心夷狄伺衅而大亂以起荀子謂一物失稱亂之端也自漢迄明亡國不同而所以亡未有不由是二者之失也

聽言不患太廣患不能擇用人不患太驟患不能審除惡不患太嚴患不能盡生財不患太寡患不能節

凡與人爭者必以己爲是以人爲非也夫使己爲是人爲非則天下之人皆將爲我爭矣而我烏容爭使人爲是己爲非則天下之人皆將爲彼爭矣而我烏敢爭故善爭者不勝善勝者不爭

人君之患莫大乎求逞其欲人臣之患莫大乎各營其私君逞欲臣營私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強兵黷武離宮別殿秦隋之所以亡也好貨聚斂上恬下嬉漢宋之所以亡也養交植黨寡廉鮮耻唐明之所以亡也彼君若臣豈惡其國而欲亡之哉私欲錮蔽而不自知其至於是也故大臣莫大乎格君心之欲而自克其私

君子之處家也與其過於和甯過於肅其交友也與其失諸濫甯失諸嚴

惡蚤蝨之匿衣易其衣不若澡其身之爲愈也惡胥吏之亂法峻其法不若擇其人之爲愈也

危莫危於德薄而位尊艱莫艱於力少而任重愚莫愚於知小而謀大耻莫耻於外強而中乾賤莫賤於名高而行污懼莫懼於志大而才疎

崇高富貴而行以謙者吉剛強勇敢而持以慎者勝博聞強記而守以虛者益貧賤勞苦而處以忘者安

卮言

羞

湯武以理勝桓文以勢勝始皇以暴勝以理勝者王以勢勝者強以暴勝者亡

能安分者天不能辱能忘勢者天不能囿能改過者天不能罰能濟物者天不能貧能垂教者天不能死

君子不貪無功之賞不求無實之名非惡賞而逃名也蓋名而無實鬼神怒之賞而無功黎民怨之未有天怒民怨而不敗者也故君子有弗慕也

春秋責賢者備造物責賢者深非刻待賢者也正玉成其爲賢者耳

心地光明者雖有顯過如明鏡染塵拭之而卽淨性天
幽暗者雖有微長如朽木施彩攻之而立敗

其言善則吾師其言不必問其行之能踐其言也其行
善則吾師其行不必問其心之克副乎行也則所師不
已多乎

或問脩身之要曰省察爲先克治次之存養又次之譬
之於醫省察者望氣辨色而知疾也克治者主方用藥
而攻疾也存養者節食寡欲而杜疾也

以剛直待君子以謙和待衆人以嚴正待宵小以含忍
待強徒如是而猶不免於尤悔其命也夫
涓涓之水流爲江河星星之火焚及林木長國家者奈
乎不謹之於始哉

好稱人善長厚者能之樂聞己過方正者有未能也

君子而無才者有矣未有小人而無才者也然小人而
有才如毒藥之治病可以一試而未可再試君子而無
才如湯飲之充飢可以同濟而不可獨濟

一念之善足以延生一念之惡足以召殺生殺之機萌
於一念危矣哉

危言

美

百行之善不足以成名一眚之惡卽足以敗名謹之哉
刻以繩古人恕以責今人可也嚴以論君子寬以待小
人未可也

毋矯激以取名毋徼幸以圖利毋優柔以釀禍毋冒昧
以起衅

國貧非患也人才委靡乃足患世亂非憂也人心柔滑
乃可憂

小察妨明小惠妨治小辨妨理小知妨道小信妨義故
善爲國者持大綱而善讀書者覽大畧善擇人者觀大

危言

毛

節

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也其亦如三統五德之迭相爲用
乎唐虞三代以禮樂春秋以射御漢晉而下以書今之
世將必習算乎

朝廷之上不患有佞幸而患無明體達用之大臣以主
持國是草野之內不患有姦宄而患無嚴氣正性之名
士以教育人材

或問齊家之要曰靜曰睦曰肅靜則不多事睦則無競
心肅則上下有等內外有別而家無不齊矣

舟以重載而危危以滿注而覆身以飽食而病國以厚
歛而傾

巧而詐不如拙而誠文而俗不如質而雅剛而好勝不
如柔而能忍智而寡斷不如愚而立決
勿以佚樂荒志勿以貧賤貶節勿以嗜慾傷生勿以瞶
昧墮行
勿謂天高爾耳則聞勿謂室闔爾目則明勿謂物蠢爾
性則靈

廉者不妄求仁者不妄施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死

危言

一

君子之於交也恭而不繁習而不狎直而不犯簡而不
褻

雖有美質不如力學爲貴雖有善心不如力行爲美
后稷之善播穀也不能種非其地孔子之善設教也不
能語非其人伊呂之善治國也不能事非其主
讀書貴揀擇經世之書上也談道之書次也紀事之書
次也遣情適性之書又其次也其餘吾不欲觀之矣
香之入於鼻也一人嗅之不加滿眾人嗅之不加減聲
之入於耳也一人聽之不見宏眾人聽之不見細物之

入於手也一人取之則形多眾人取之則形少實與虛之異也實有盡而虛無盡也

不起之症非一日所成也失在平時之諱疾而忌醫莫挽之禍亦非一朝所積也誤在平日之養尊而玩寇

觀水之流下則悟習之難返觀火之炎上則悟氣之難遏救之者其必以勇乎

愛我子不愛人之子此有我者也楊子以之愛我子兼愛人之子此忘我者也墨子以之愛我子亦願人之各愛其子此推我以及人者也君子以之

卮言

完

凡人之善見知於聖人易見知於眾人難聖人有權衡眾人無是非也凡臣之諫見信於英主易見信於庸主難英主能從善庸主多怙惡也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雖不亂而欲之心未除也習見可欲使心不亂則無欲而亂之心永絕矣

剛直之士遇事奮發常足激一時之變長厚之人凡事含容亦足養百年之禍其罪均也然養之深則激之烈不養則不激激之罪小而養之罪大也

私者偏向之謂也欲者嗜好之謂也世有無嗜好之小

人無無偏向之君子
安詳慎密之人可與計事
剛明果斷之人可與決事
通達機警之人可與集事
老成厚重之人可與共事

恩過則使民縱其旣也
情不能孚將如驕子之悍而難
化威過則使民離其旣也
法不能制將如猛獸之鋌而
走險雖然威之過施以恩而
知感恩之過加以威而不
服爲國者亦善用其恩威哉

以居官爲憂者澤民者也
以居官爲樂者殃民者也

古之擇吏也考其才與德
才德全於從政乎何有今之

卮言

三

擇吏也考其詩與賦詩賦工於從政乎何與

與智者戰利用急急則智有不及施與勇者戰利用緩

緩則勇有不足持與寇盜戰利其散散則四出而易殲

與夷狄戰利其聚聚則一勞而永逸

君高其逸臣任其勞天下治君任其勞臣高其逸天下

亂君臣皆任其勞天下興君臣皆高其逸天下亡

國治正人進國衰庸人進國亂邪人進國亡姦人進

官多害民士多害俗禁多害教法多害治文多害禮

責善吾不敢施諸友也其揚善乎誅惡吾不能加諸人

也其嫉惡乎

諱膏肓之疾而欲其無死和扁有不治塞江海之流而欲其無決大禹有不能縱虎狼之威而欲其無噬膏肓有不辦絕衣食之源而欲其無亂孔孟有不效

事過而悔不如審度於事先禍發而救不如消弭於禍始然世更有過而不知悔發而不知救者將奈何

意主於愛民雖嚴刑峻法而民不忍怨意主於毒民雖煦仁子義而民不知懷

方嚴之過流爲忿戾異順之過流爲卑諂謹慎之過流

卮言

三

爲畏蕙潔清之過流爲刻嗇故君子依乎中庸

國家之禍有起於驟者有成於漸者起於驟者如年富力強之人飲食阻其氣攻之得宜而病易去成於漸者如血衰氣竭之人精液化爲痰補之不受而病難爲

君子有陰陽小人亦有陰陽剛方亮直嚴氣正性君子之陽者也和平異順靜氣凝神君子之陰者也貪暴殘酷直情徑行小人之陽者也機巧柔佞婢膝奴顏小人之陰者也無論君子小人陽者恒不免於禍陰者恒得

逃於患

聖人之理不能違天地之數天地之數不能屈聖人之
理
爲文以艱深文淺陋爲人以詭誕飾庸俗而世競稱之
吾能如之何哉

非量宏不能容物非心虛不能受善非氣靜不能察理
非神定不能應變
攻己之惡者必不暇攻人之惡攻人之惡者必不能攻
己之惡然舍己攻人是成人之善而陷己於惡也可謂
愚矣

卮言

三

聖賢不違眾而行豪傑不依人而立達人以外物爲累
高士以虛名爲耻

命於天者謂之性根於性者謂之心感於心者謂之情
三者異名而同物彼尊性而斥心與情者異端之學也
吾弗敢知也

利可興而不可好興利則得之有道好利則取之無厭
名可好而不可務好名則可勉於善務名必致飾其善
己無善而服人之善己有惡而掩人之惡皆情也已無
善而忌人之善己有惡而許人之惡非大愚不至此

聰明質之美者也然藏於內則成大器露於外則成小
才人亦善用其聰明哉

子弟之敗也皆由縱恣其成也皆由敬畏非特子弟已
也凡居官蒞民立朝輔主何莫不然其端必自子弟始
甯與古人爭勝勿與今人爭名甯於古人責備勿於今
人求全
過之顯於外者易悔慝之隱於內者難察故君子不患
有顯過而患有隱慝

嚴刻之殺人顯寬縱之殺人隱激烈之儆事速因循之

卮言

三

儆事遲

凡讀經能探索其義理身體力行而深造古人之域讀
史能反覆其成敗揆時度勢而不徇古人之迹可謂善
讀書矣若僅資見聞誇淵博甚者摘其麗詞藻語以脩
作詩文之用抑末矣

雨澤所以潤田園然潤之過則有淹沒之虞爵祿所以
寵臣下然寵之過則敢僭竊之端慈愛所以恤子孫然
恤之過則長驕惰之習夫天且不可過况家國乎

一身之氣盛五味皆爲我養世身之氣衰五味轉而爲

我病一國之勢盛四夷皆爲我用一國之勢衰四夷轉而爲我敵故善養身者養其氣善固國者固其勢

耳聾無以察聲目昏無以辨色鼻塞無以知味心蔽無以處事故君子貴通通則心常虛明而事事物物皆得其序此大學所以首重格致也舍格致而虛言誠正宋儒之所以無益于治也

堯舜周公孔孟之言布帛菽粟也可以愈飢寒佛老楊墨申韓之言針灸藥石也可以愈疾病天下無布帛菽粟人不能賴之以生天下無針灸藥石人未必因之而

厄言

言

死

醫者之治病也不對其症則愈治而愈無效卒且以之殺人矣學者之講學也不求諸用則愈講而愈滋弊卒且以之禍世矣

寒暖不適一身之病也男女無別一家之病也夷夏無限一國之病也義利不明萬世之病也

量而後入則不失職時而後語則不失言謙而後行則不失事擇而後交則不失友信而後使則不失民

理得其偏卽是欲欲得其正卽是理

奢儉貧富之關也勤惰成敗之機也盈謙禍福之紐也
敬肆死生之樞也

君子之於善也如飢餓之思食於不善也如污穢之恐
浼君子之於賢也如好色之慕少艾於不賢也如力田
之惡菑賊

孝親莫大於和忠君莫大於敬保民莫大於愛行軍莫
大於慎

舟非水不行而沉舟者水也民非官不治而殃民者官
也俗非士不化而敗俗者士也亦在乎善持之而已

危言

三

將敗於小勝兵弱於多蓄士誤於欲速官害於養尊風
俗壞於紳宦法令亂於吏胥

用人之道不難於聽言而難於擇言夫迂疏寡效詭譎
無當之言固易辨也至若引經據古附會粉飾鑿鑿然
如藥石之可以治病而不知時勢有未宜民情有未便
則藥不對症服之有速其死耳偶讀嘯古堂文而論之
如此

蕭艾盈庭蘭草不芳蒺藜徧野禾苗不秀佞幸滿朝君
子不容

一心可以治百事百心不可以治一事

寒暑失中百物爲災飲食失中五臟受病喜怒失中心惑亂刑賞失中萬幾叢脞中者天道人事之極則也故王者用中聖人執中

孔孟之道如坦途雖童稚亦能行宋儒之道如峻嶺非攀援莫能上佛老之道如曲徑非引導莫能入

有理道之天有氣數之天理道之天主乎治氣數之天當乎亂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義理之性純乎善氣質之性雜乎欲

危言

美

有特識者不惑於俗情鄙見能明道者不徇乎索隱行怪熱鬧之場勿往歡娛之地勿戀爭鬪之門勿入嫌疑之處勿居

古聖以治道而立文法今世以文法而壞治道

躬湯武之聖處湯武之時不得不爲湯武之事然世道之壞自此始天也湯武豈能違天哉

以一人眞誠惻怛之心體萬民委曲纖微之意如水之無隙不入如火之無幽不燭王政之行也何難之有

國運以天命爲存亡天命以人心爲去留人心以主德爲向背

上古之世任民欲堯舜之世順民欲二代之世正民欲秦漢以後之世禁民欲任者已無與者也順者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也正者導德齊禮也禁者法制權術也

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進則君子退君子小人斷無交濟之理彼用調停之說者皆小人之黨也君子不悟而處其閒終必及禍

處得其理有事可化爲無事制失其道盛世可轉爲衰

卮言

三

世

以威力服人易服亦易叛以德教服人難服亦難叛

立身如泰山喬嶽居心如白日青天學問如長江大海氣度如霽月光風斯世而有是人也吾願受業於其門矣

或問如何而可爲宰相矣曰吾聞諸劉文成曰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又問其次曰視人善若己善

自有天以來卽有主宰天之上帝其在詩曰皇矣上帝

曰昭事上帝曰上帝臨汝其在書曰肆類於上帝曰惟
皇上帝曰惟簡在上帝之心曰克配上帝其他不可枚
舉耶穌生於漢哀帝之世西人乃誘中土之民尊爲上
帝豈耶穌能奪古上帝之位而竊踞之乎抑上帝憫耶
穌之釘死十字架而以位讓之乎又豈詩書所言上帝
俱不足信而必俟耶穌死乃始踐上帝之位乎夫人卽
至愚極頑斷無有捨聖人相傳之六經不信而信今之
邪說者亦斷無有捨聖人所奉之上帝不敬而敬今之
耶穌者設糞穢以強人食曰此美味也集荆棘以強人

卮言

三

處曰此安居也而人能食之居之者未之有也適形其
愚妄而已矣置之不足辨也

人知門戶之亡明而不知黨錮之亡漢知清談之亡晉
而不知道學之亡宋

己不學而惡人之學己不能而忌人之能己無功而沮
人之功己無名而敗人之名天之僂民莫大於是

言有爲萬世發者有爲一時發者爲萬世發者如權衡
之稱物而無偏無頗爲一時發者如藥石之治病而有

補有瀉

不義之財一毫勿取無功之祿半菽勿食非理之念雖
小勿萌違道之事雖細勿作

道學必本於氣節氣節必本於孝弟舍孝弟而言氣節
末也舍氣節而言道學偽也經濟必本於義理義理必
本於格致舍格致而言義理偏也舍義理而言經濟駁
也



危言

堯

本於格致舍格致而言義理偏也舍義理而言經濟駁也
末也舍氣節而言道學偽也經濟必本於義理義理必
本於格致舍格致而言義理偏也舍義理而言經濟駁也
也

